

The Official HFI Magazine

VOICE

15







VOICE

15

主编 陈婉仪 Heath

副主编 周美彤 Cathy

文编 黄婉文 Fiona (首席)
胡碧汐 Alex
李隐桐 Alexis
丘现田 Dillon
许志文 Owen
王子鹏 Presley
黄橙 Scarlett
陈思诺 Snow

美编 陈婉仪 Heath (首席)
曾樱芝 Sylvia

策划 郭彦君 Charlotte (首席)
谭雯瑜 Tanya

记者 吴靖阳 Raymond (首席)
旷天岳 Tommy



编者按



Hi! 亲爱的读者们:

好久不见!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值七月，距离上一期 Voice 实体刊出版已经三年了。VOICE15 在 2022 年闷热的八月出版啦，今年的夏天真的好热啊!

第一次遇到 voice 是高一开学时在学校门口翻阅这本杂志的时候，当时就想，这三年一定要参与制作一本校刊。很幸运，在这篇序言写下时，我的心愿满足了。

从小到大，我都向往这种创作带来的快乐，哪怕只是以一个石膏底座的身份参与了一场创作我也充满喜悦与期待，通过不同途径写下下一个什么；朋友圈，qq 空间，Lofter，日记本，我都留下了自己的笔迹和记忆。我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喜欢把朋友圈和空间这类记录生活，承载记忆的地方定时清空，以保证自己以独立的形象出现在新人面前。我很少去更改或删除过去留下的痕迹，我明确知道我每多活一天，多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都是为了成长，这成长不为任何人也不为全世界，单为我自己；我必须更开阔更冷淡，好去看清更多的东西，分辨更远的颜色。如果此刻从前的记忆成为这一目标的阻碍，我便毫不犹豫地与之割袍。

但 voice 是一个很特殊的平台。这个平台是 HFI 这一小小的一栋楼里的交流平台，一年来我通过投稿认识了很多同学，虽然我们素未谋面，至少有交集，但每一篇我审阅的文章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每每读过他们的文章，我都能走入他们的世界，想象他们的心情，虽然我没有真正经历过，这个过程也让我感触由深。同文字打交道的这一年，我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情感上的收获。因此，Voice 为同学们 HFI 留下独一无二青涩的痕迹，每一处回忆，每一种情感都会在下笔的这一刻封存在 2022 的这本杂志里，哪怕过几年再看回现在自己稚嫩的文字还会嚷嚷：为什么那时的我会写下这么幼稚的文字啊!

VOICE 15 期的主题是探索，从校园生活到社团活动，新老老师的专访，Transfer 的自述，我们每个人都在转换的新环境，新身份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节奏。影评，时事锐评，生活随笔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痕迹，而我们的小说，散文，诗歌则是我们跳脱出所处的三维空间，独自构造的精神家园。这些文字或许迷茫，挣扎，或是向上，豁然，这都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不断探索的产物。人生的意义是自己赋予的，而藏在文字里的平行世界也是我们想分享的：人生的路需要我们在不同世界不断探索。而这正是这期杂志出版的初衷，我们想告诉大家：never give up exploring.

这本杂志花费了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开始总是艰难的，因为社团太久没有正常组织开展工作了，寥寥无几的文编，毫无思绪的策划，还差点被学生会合并。不过凭着一腔热血，我就开始慢慢地持续行动起来，仔细打听 HFI 每一个喜欢写作的人，一个一个“劝进”文编群里。一个月一次地征稿慢慢运作起来，后续也加入了采访，活动和不同栏目的篇目。这本杂志虽然一路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最终将它以最完美的状态呈现给你们。

感谢 Voice15.0 的所有人，感谢 Heath 一年来不辞辛苦的排版，感谢一直鼓励我们创作和自由表达的学校老师们，感谢在公众号等不同渠道一直关注并支持我们的每一个人，最后感谢购买了这本社刊，同时热爱文字和写作的你们。希望我们的文字能给予你炎炎夏日的的一个清凉隐蔽的空间。

Voice15 文编首席
Fiona 黄婉文

校园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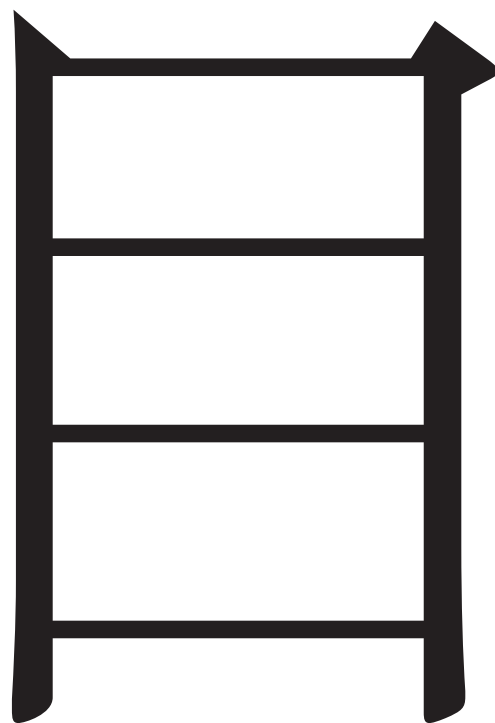
- 8 校园时间线
- 9 代诗人顺问冬安
- 11 Fusion
- 13 OXA
- 14 阿卡贝拉
- 16 Drama
- 17 Book 思议首次线下活动
- 21 天文社采访
- 24 FAW
- 27 归真研究所
- 29 CROWS 橄榄球社

声影跟踪

- 34 As A Transfer
- 35 没有什么是完美的
- 37 模联教给我的二三事
- 41 翁浩聪采访
- 43 余芷菡采访

风云专访

- 47 Conor Dunn
- 49 Elicia Yu
- 50 Ken Xie
- 51 Michael Cooke





妙笔生花

爵士时代和巴黎午后的废墟 53

追寻残梦 57

久矣吾不复梦见 59

起舞 61

我们坐着马车路过平原上孤独的树时的故事 62

红庙 63

追寻大海 65

Dagor Dagorath 68

A Bottle of Reason 69

时下精彩

Jai Bhim 75

俄乌之战 76

关于种族歧视 78

豆瓣没有的 2021 年度书单 81

I Will Never Go 8



校园动态

校园时间线 2021-2022

2021.9.23
HFI Open Day

一张桌子摆满了纸杯蛋糕与布朗尼。
一张桌子被烧杯和试管占据。

这是 HFI 社团开放日，
校园长长的灰色水泥路上有懵懂的新生，也有热情的学姐学长。

这是每个闪耀着热情之火的社团一年一度的展示机会，
你，会是其中一员吗？



cr. 李筱语 Annie

2021.10.29
Sports meeting

枪响在棕红的跑道上，绿茵的球场中。
秋日的阳光总是暖洋洋的。

班级的运动健将冲刺在跑道上，
声浪重重。

向前冲吧，我们跳动的心脏与你一起。

2022.1.9
New Year's Party

新年的钟声敲响，
日历上崭新的一页被掀起。

由学生会组织的新年晚会，
是每年辞旧迎新必不可少的活动。

歌唱，舞蹈，乐器，话剧，
互相之间浓浓的年味，
组成了这场气氛十足的夜晚。

2021.11.18
VOICE of HFI

从 601 的录音播放，
到专业录音室的演绎，
再到大堂的现场 liveshow。

终于，
聚光灯下，华丽的裙摆，悠扬的歌声。

这是 VOICE of HFI，
每年，最动听的歌声都从这刻的讲学厅传出。

你支持的那位天籁，会是谁？

2022.3.31
Fine Arts Week

圆，缘，源。
艺术的界限在哪里？

或许这个问题无解，
但 Fine Arts Week 会给出一份虔诚的答卷。

Drama 社的吉屋出租大演出，
阿卡贝拉社呈现出人声的无数可能性，
Muse 社一如既往的听觉盛宴。
你心中的 fine arts, 又是怎么样的？

2021.11.4
Halloween Party

这天晚上，206 的大门紧锁着摇曳的迪斯科灯光。
istudy 变成鬼怪的家园。

随处可见的血液，断趾，乌鸦，
面具下的身躯不知是人是鬼。

Halloween 的夜晚，
Trick or treat?

代诗人顺 问冬安

文 | 陈思诺 Snow

一月住在诗人的伞边，穿堂的凉风把城市封存在灰色的胶囊里。

2022年1月9日，HFI在这片灰色里点起暖光，蔓延整夜。

从Country Trap的Old Town Road到pop dance的Butter，到小品，到muse的乐队，到fusion，到drama...

从岁末到年初。

写我们班节目的剧本时（Villegas），我们一共推翻了三次，一开始不清楚时间限制和人员要求，写了五幕的大纲，粗略的算了一下一共要15分钟。后来改成了两个故事，白雪公主，罗密欧与朱丽叶。一直到圣诞假前一天，我们才得知，节目仍然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我们的剧本时间线还是太长了。最后终于在圣诞假期间改好了最后一稿的剧本。从最开始Mary改编的love story，到后来Caspar写的情诗，和几位编剧写了三个晚上的剧本

拿着荧光棒坐在后排笑成傻子的時候想起，一月午后光线很好，我们几个编剧的同学坐在学校后

我们几个编剧的同学坐在学校后面的木椅上看小朱和小罗疯狂笑场的对戏，前面犯困那位偶尔翻一下剧本，偶尔抬头笑，Jessie坐在最中间指挥。排练时才意识到写在剧本上的一笔带过的那些转身，那些拒绝，那些表白放在十几岁的少年人身上仍然有很多尴尬，看不下去的情况，但演员们都很敬业，喜剧张力很足。不知道楼上哪个班洒满了欢呼，偶尔几片枯叶从一月的枝头跌跌撞撞的晃下，风吹的很柔。果然，少年年岁，就是容易看什么都带着文艺的滤镜，也许好让多年后覬觐这岁月的自己，想起时满心的怀念。

广州冬天的凉意浮在风里，被少年的嬉闹搅扰的上下翻沉

灯光明灭，没有什么永远，此时此刻的云和十来岁肆意展示的少年们，就是我看过的最可爱的水彩画。

看新一轮的光怪陆离，江湖海底，和你们碎碎念念的人一起岁岁年年，谨此，代诗人，问冬安。



《无题》 | Andrea 黄知行

And heart sweet
ves wholly and co
Whom it may choo
om e... may ch

FUSION





新年 FUSION 晚会





OXA



摄影 | Anna 邓语涵

HFI 有一个咪咪眼儒雅帅哥，他叫于宗林，是 OXA 社团（搞音乐的社团）2022-2023 届的社长。

一个傍晚，太阳落下，在 ist 的玻璃房里，他开始回忆起了在众多 OXA 的演出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那是 OXA 社团收到贝塞斯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公益演出，这是一个由残障人士参与的音乐会：他们有些人有自闭症，在沟通方面有些困难，有些人有强迫症，会不断拨弄头发和摸自己脸，但是这都不影响他们大放光彩，先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主持人完成了断断续续的开场白与节目的解说，接着又看到有强迫症的 base 手和铃鼓手漂亮地完成了演出，这让他开始思考音乐的力量，让演奏者和观众进入一种沉浸于梦幻的心流状态，他说这也是 OXA 之后将会继续做的：“将音乐的寻找心流的力量带给更多的人。”

接着，他介绍了他与 OXA 的羁绊：学长们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走，我们去录音棚。”之后他就去了录音棚排练，那天他们排的很累，但是也很满足。在排练期间，他还见识到了很多酷炫的吉他、音响还有 base，他学到了怎么调设备，如何将音响接入设备，以及怎么跟老板讨价还价。他感慨说：“玩音乐绝不只是演奏乐器，还有很多后台的努力。”水到桥头自然直，由于他在 2021-

2022 在 OXA 的突出贡献和技术的精进，他顺理成章成为了 OXA 的新社长。

然后，他说起了他于音乐的故事，他初二开始玩贝斯，他的一个酷爱吉他的好朋友推荐他去接触一些摇滚乐，之后他就开始玩起了贝斯，经常和他的好朋友一起拍曲子，也会在班上一起演奏，当时对好听而躁动的摇滚爱得疯狂。再往后，他开始接触更多的音乐风格：摇滚与金属，与此同时，他开始回去注意听这些歌曲是如何编曲的，有什么风格上的特点，音乐鉴赏的 a 进步将他引向了更深的乐理：他开始去理解音乐，不再只是看到一个个小音符，而是见微知著，了解乐谱背后的编排机制、表达方式、作曲技巧、调性变换等，他渐渐明白了为什么作曲家要这样写音乐，这让他觉得音乐听得更加明白，也更加能去享受音乐。

他的音乐历程启发他去更好地带领 OXA，他打算开一些在新学年开一系列的乐理讲座和带社员们一起去听音乐会，然后大家不仅能开心的玩音乐，也能对音乐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 HFI 活跃着阿卡贝拉社团。阿卡贝拉 (Acappella) 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教会音乐，它的特点是不使用乐器，无伴奏合唱，只采用纯人声模仿歌曲所需要的音效。社团成员翻唱过许多歌曲，并拥有独立视频号。今天我们请来了阿卡贝拉的奕晖社长为我们讲述阿卡社团的故事。

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sophia 刘奕晖，来自 nightingale，也是阿卡社团的社长。

ACCCA 用声音唤醒灵魂

PELLA



请问什么原因使你想成为阿卡贝拉的社长？

小时候曾经看过一次阿卡贝拉的演出。舍友介绍我就进了社团。人员变动时大家觉得我更胜任社长。以前没有考虑过担任社长，但我其实也没有压力，担心搞不好什么的，秉承着“有志者事竟成”的想法，我就接过了社长的担子。这份责任让我更投入。认识并和一群喜欢音乐的伙伴一起排练表演，使我对阿卡贝拉更有感情，对于音乐的理解也有很大提升。

虽然当上阿卡社长是 sophia 同学的机缘巧合之举，但阿卡的历次活动的成功举行也证明了她的资格和能力担当这个职位。

我们做的不仅是音乐

请问有哪次演出或者哪首歌录制印象最深呢？

其实每一首歌的排练录制过程都是历历在目的，因为每次的录制都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发生，在排练的时候和小伙伴们也真的会产生比较好玩儿的火花，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们阿卡贝拉开启了一个微信视频号，把每次演出录制成视频，经过后期的修音等一些处理后发出来，这样也给喜爱音乐的朋友们分享。

为什么如此喜欢音乐？
什么机缘了解到阿卡贝拉？

我从小学习钢琴，参加过合唱团，平时业余喜好唱歌、弹琴。最早接触到阿卡贝拉是因为小学合唱团一位学姐，她大学到耶鲁读书，她把阿卡贝拉搬到小学校给我们进行一次表演，当时只是了解这个音乐形式，并没有尝试和深入发展。我正式进入 HFi 的阿卡贝拉社团后，才逐渐了解并喜爱。阿卡贝拉是一种即兴的演出形式，与普通合唱有一定的区别，它比较随意，但是娱乐性、参与度很高，这种音乐形式我非常喜欢。而且它可以理解为不只是音乐，它可以产生更强烈的共鸣，比如我们与曙光社团做的一个为盲人发声的项目就很好的证实了这一点，大家参与度很高，互动性更强。

请介绍一下阿卡贝拉的演出或视频录制的准备过程是怎样的？

举个例子，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和一个叫曙光社团进行联合，做一个为盲人发声的专辑，需要同时排练录制五首歌，在之前我们只会单纯的让这五个人站着唱完就好。这一次我们尝试创新，对每个视频进行设计，在唱歌的同时摆拍一些贴合主题的姿势，或者利用动漫片段混剪进来，之后进行修音，这样我们的视频制作形式新颖，效果挺好的。





DRAMA DRAM DRA



Daisy 来自高二 Longping, 是 Drama2022-2023 届的社长。

她加入 Drama 的经历也非常 drama: 进入 HFI 前从未接触和了解戏剧, 甚至没有在学年初社开时欣赏 Drama 的表演, 只是突然一天——像惊雷划过天空点亮乌云一样——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并加入 Drama。对歌唱的热爱促使 Daisy 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剧表演, 并在唱歌和饰演角色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音乐剧的魅力。



文 | Emily 文涵钰
摄影 | Kiki 刘子琪

“可能是命中注定吧。” Daisy 这么说。

21-22 学年 Drama 的毕业大戏 Rent 吉屋出租在寒假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 根据原剧歌曲出现的顺序进行排练。担当主要角色的是 Drama 已经毕业的元老们, 他们自行排练单人戏份, 同时按声部给新成员录群戏合唱部分的 demo, 并不定时将群戏成员聚在一起进行进行排练并加以辅导; 待歌曲练习熟练后, Drama 会在三楼舞台实地排练, 加上走位与动作, 不断地进行打磨; 在表演前夕, Drama 会穿表演服装带妆进行几次总排, 从分曲目段进行到最后完整地排练整部剧; 中途 Drama 还进行了定妆照的拍摄, 这是去年才出现的独有项目; 最后的最后, 就是万众瞩目的正式表演了。

不仅仅是对于 Daisy 个人, Drama 新成员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大概率也是毕业大戏, Rent 算是新成员真正开始和 Drama 社里的人建立起联系的一个契机。

“第一次面对面排练的时候, 我还处于比较社恐的状态, 但随着在排练过程中的朝夕相处, 我与学姐们逐渐互相了解, 互相熟络, 从生疏的‘学姐学长好’到可以互相打趣聊天吃饭甚至团建。” Daisy 说。在这个过程中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受——比起一个社团, Drama 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成员们为毕业大戏所付出的努力, 排练时的欢声笑语, 以及表演结束后的感动, 是她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 最宝贵最美好的回忆。



BOOK 思意首次 线下活动圆满 结束!

文 | 梁婧桐 Jade 邱弘青 Sammy

01 活动总览

又又又又

又到了一年一度令全球人民激动的时刻——

世界读书日 !!!

这是 BOOK 思意成立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线下活动! 4月17日, BOOK 思意联合悠悠生活馆, 开启了一次全新的寻书会。我们这次邀请了孩子和家长一起参加, 分享交流自己喜欢的书籍, 交流对阅读的看法。Jade 和 Sammy 介绍了阅读对她们的影响, 为大家带来了读书初级阶段的小 tips 和深入思考的方法。在 Q&A 阶段, 孩子和家长们都提出了自己对学习、阅读的疑惑, 而 BOOK 思意更是深入跟大家聊了聊阅读兴趣的重要性。

如果你有 同样的疑惑——

“我知道读书很重要, 但真的看不进去怎么办?”

“我也想要有深度, 但看书真的好无聊”

“几岁才应该开始看原版书?”

“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天天捧着本书?”

“看完忘, 忘完看, 看完还是忘”

BOOK 思意在周末的寻书会上跟大家讨论了这些困惑, 我们想送给大家 Ariana 在某博看到的一段话:

“对阅读最合适的形容, 大概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我们一生不断地阅读, 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认知, 很多年之后或许我们都早已经忘记读过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就像拿一个空篮子在水里打捞, 什么都装不进去。但每看一本书, 就用篮子打捞一次, 渐渐地渐渐地, 篮子在一遍一遍洗涤之后澄澈了, 我们其实才是那竹篮吧。阅读对我们的意义, 不一定在于我们得到了什么, 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反思不断成长。”

02 活动回顾

I. 读书方法论

我们先跟小朋友们聊了阅读的目的，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然后讨论了开始阅读之旅的技巧，养成阅读习惯后的拓展延伸，如何培养目标感和执行力，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书籍，以及做阅读笔记的方法。

如何开始 阅读原版书

小公式送给大家参考——

输入 + 整合 + 输出 = 收获
(阅读) (思考笔记) (写作 or 讨论)

II. 阅读与生活

5位现场的参与同学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把阅读和生活联系起来的例子，我们发现阅读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里面，也在我们的每个行为、每句话之间，

它既反映世界， 又塑造我们。

“我们这个时代
还需要文学吗？”

III. 文学世界

在这个环节，我们深入探讨文学领域的知识，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到 figurative language 和 characterization 的使用，我们将文学手法和课本里的课文联系在了一起，详细看了作者是如何用情节发展来逐渐丰富读者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对于作品的思考。

03 家长感想

“周六下午例行带上小学的孩子去家附近的万胜围图书馆看书，没想到刚好碰上 BOOK 思意的活动，并且是第一次线下活动，很幸运这么早认识 BOOK 思意。亲身体验过活动，是真的很好的活动，也促使我写下此感想。

活动是由几个高中学生组织的，他们现场分享了各自宝贵的读书经验，还与读者们互动问答交流，我也受益匪浅。活动现场我深深被他们的青春气息和学霸气质所吸引，在心里不由赞叹他们的优秀和出众，心里暗暗激励自己也要多读书，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活动结束后我才了解到 BOOK 思意提供的读书咨询及书单个性化定制居然是免费提供的，这可真是太赞了！

最后希望 BOOK 思意越办越好！祝福 BOOK 思意的主办者们收获快乐幸福的人生！“

——Shirley

“很感谢 BOOK 思意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互动式平台。也很有幸和 HFI 的学霸们零距离交流。

在读书见面会上，我也分享了我对于读书的观点。我始终认为读好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即使考点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但是从读书中获取的批判性思维空间，想象力和好奇心，在现实中是可以举一反三的，而在高质量读书中学习到的美好品质，是可以伴随人一辈子的。在疫情期间，我们用书籍丈量世界的宽度和广度，足不出户在家里，远眺世界的另一端，领略大自然之神奇奥妙，穿越时空，对话未来。实在妙不可言。

作为一个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我尤其酷爱读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米歇尔·奥巴马的《成为》为我的人生拨云散雾，指点迷津；克里希那穆提的哲思类书籍帮助我改善和父母的相处关系；阿加莎的推理小说让我在逻辑思维和现实感受中不断碰撞，回味无穷。很开心和 BOOK 思意读书会成员一起，在书海中共舞，在高质量的读书路上，继续并肩、前行。”

——Jennifer

“上一个周末，我与家长参加了 HFI BOOK 思意的读书分享会，几个高二学生（也有高一的）给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读书体会、经验和方法。

我之前基本没有读过英文原版书，只是读过一些文章、文献，读 Harry Porter 时中途放弃了。来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在书单里找一下喜欢的英语原版书阅读。

我觉得这个读书分享会挺好的，几位给哥哥姐姐们还结合了自身经历来与我们分享，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发了我对英语原版书的兴趣。”

——Samuel 小朋友的随笔感想

04 关于 BOOK 思意

BOOK 思意是由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四位高二学生和五位高一学生组成的公益性组织。在 2020 年 2 月成立，我们的初衷是帮助他人找到适合的书籍（多为英文书籍），找到合适的读书方法，养成阅读习惯，解决阅读方面的问题。初始阶段我们主要做核心的书单定制服务，后期我们举行了多次大型的阅读讨论活动，并在公众号发表多篇原创文章。暑假 7、8 月，我们举办了共读活动，和 20 多位同学（指活跃人数）讨论了 4 个热门话题，如 body shaming, aesthetic violence, suicide & fan culture。10 月份，我们组织了第二次活动，为同学们从多方面解读病疫，从生物学的疾病传播，到历史上人类经历的浩劫，还有宗教信仰和病疫。2021 年 1 月和 2 月，我们举办了两个现代主义文学的主题活动，一个针对高中生，一个针对初中生，带超过百名学生阅读了 Mrs. Dalloway 和 Metamorphosis 两部经典现代主义作品。2021 下半年，我们想举办多次线下活动，为广大学生和家搭建读书讨论的平台，并为他们解决阅读、写作等相关问题。我们会继续扩大影响力，寻找更有趣的话题，用更新颖的形式，让大家喜欢阅读，热爱阅读。

05 为什么 BOOK 思意举办这次线下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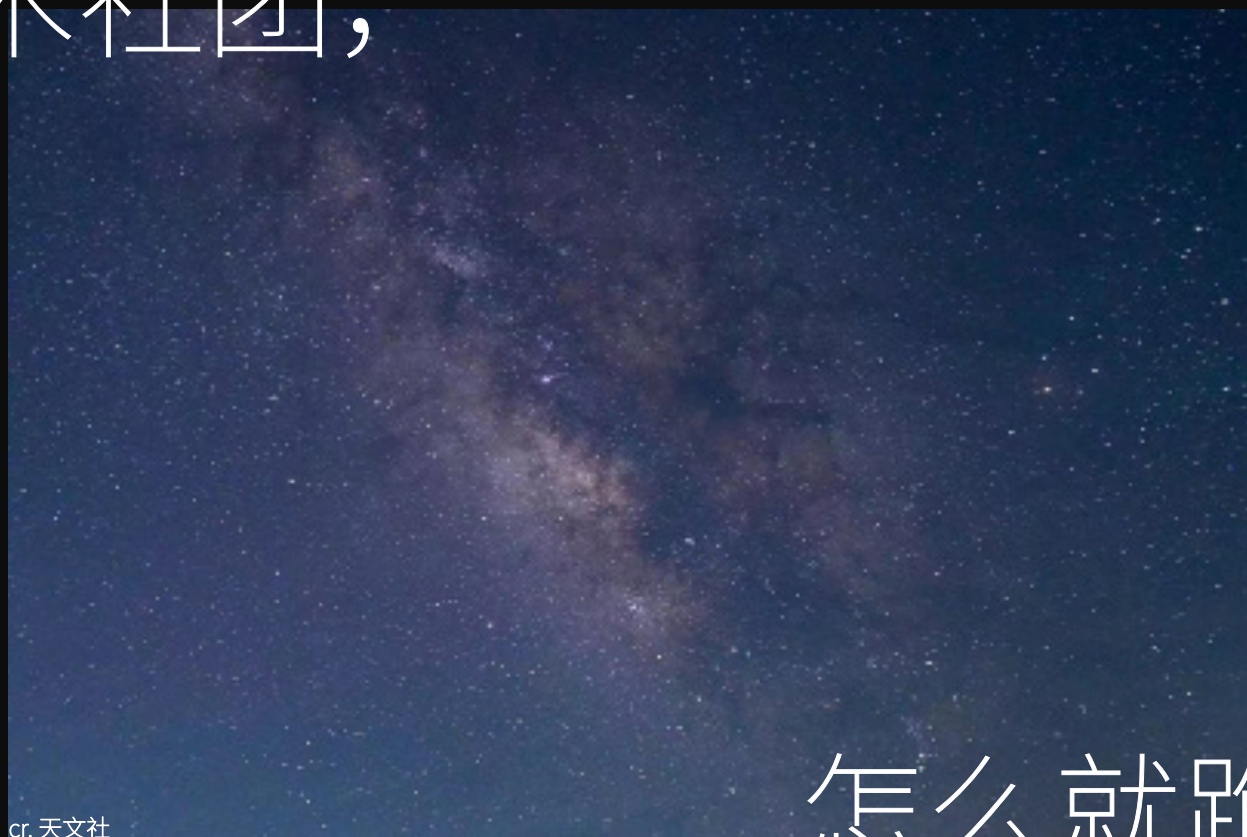
其实，BOOK 思意早在 2 月份构思的线下活动和本次寻书会非常不一样。组织创始人 Jade 和 Sammy 共同构思了以广州为受众范围、以广州地铁为载体的大型图书漂流和交换活动。我们希望能实现全民纸质阅读以及 BOOK 思意书单推荐的特色。2 月底，Jade 与广州地铁的相关负责人员沟通后，发现活动的执行难度以及时间、精力成本非常大，活动策划需要进行大改动。广州地铁负责人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建议我们在地铁沿线的图书馆，如万胜围地铁站旁的悠悠生活馆举办活动。于是，在他们的帮助下，Jade 和 Sammy 与悠悠生活馆在 3 月中达成合作，敲定 4 月 17 号举办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

BOOK 思意成立以来，一直都坚持自己

“解决同学的阅读问题，搭建读书讨论平台，让更多人爱上阅读”

的初衷和理念，通过设计多样的活动去影响身边的人。我们之所以确定中小學生及家長為尋書會的受眾，是因為我們認為中小學是學習和閱讀習慣建立的重要階段，學生們更加需要我們的全力幫助與支持。作為過來人，我們不僅可以分享閱讀、寫作和英語學習方面的經驗，也可以與家長聊教育與升學。BOOK 思意的特別之處便在於此。我們有熱忱的心去聆聽同學、家長、身邊人的需求和問題，有純粹的心去幫他們解決問題，有豐富的資源去影響和改變更多人。我們堅持公益，堅持可持續發展。

我一个严谨的学
术社团，



cr. 天文社

怎么就跑
到宁夏旅游去了？

采访 | 旷天岳 Tommy
文 | 旷天岳 Tommy

Joyce 来自高二 lister 班，是 2021-2022 这届天文社的社长。一年以前，她抱着“希望能带领一个团队做点事情”的心态参加了社长竞选。她说，把天文本来其实很小众的一个爱好可以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惊叹于天空星空的美，是这一年来很大的一个收获。

平常，天文社在 hfi 校内主要的社团活动是开讲座。“讲一些比较硬核的天文知识什么的。”她说，今年天文社已经进行的讲座主题包括有宇宙概观，恒星演化之类的天文学知识。天文社的讲师们甚至还通过录制课程的形式讲解了黑洞；据说，之后他们还会把录制的相关内容上传到 B 站。

除了这些严谨的学术讲座，更有意思的是天文社偶尔组织的各种观星活动。

今年，天文社总共组织了两次观星活动。首先是上学期一次在华附操场上进行的校内观星活动。“因为今年的天气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的校内观星只进行过一次。用我们上一届天文社的望远镜来观测了一下木星，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有十几位同学在操场上加入了他们。

当然，最不能忽略的就是天文社也在今年第一次走出广东省，来到遥远的宁夏进行了一次观星研学之旅。

Joyce 说，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前往西北的另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但是由于当地防疫政策的莫名加码，他们就把最后的目的地就定在了宁夏。6 月中下旬，他们一行 10 人飞抵银川稍事休整后，便直奔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的腹地。可惜的是，他们在沙漠中的第一个晚上天公并没有作美。“天空上全是云，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观星的收获。”

第二天，他们在沙漠中畅玩滑沙之后，就继续向沙漠腹地深入，抵达了腾格里沙漠更加深处的一家酒店。晚上，一行人紧张地望着天空，等待着星星的出现。

这回，他们终于没有白跑一趟。“运气比较好，可以观到星，也可以看到银河升起来的全部景象，非常震撼，甚至能看到北斗七星。”她说，一开始银河出来的时候只是很淡的白色一条，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那个就是银河。她拿手机的照片去比对了一下，才发现那真的就是。一开始，他们感觉银河的颜色显得很淡，没有什么震撼感。但是当爬到沙丘的一个没有任何光源高处的时候再抬头看天，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在高处，感觉银河仿佛占据了天空基本上大半的面积，也可以看到比较淡的紫色部分。她觉得，“那一瞬间抬头看到的，那种磅礴天地带来那种震撼感，可以说是永生难忘。”



这对于热衷于研究天文的他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一次观察。Joyce 说，在广东，即使是粤西粤北的山区也看不到如此清晰的景象。

对于这次宁夏之旅中的天文初学者，尤其是高一的社团成员，天文社也没有让他们因为看不懂天空的奇妙之处而感觉白花钱来一趟。开学之初，天文社的社长、副社长、学术部长们就已经精心设计好了适合入社初学者水平的课表。社员们在平时的各种讲座等学术活动中就已经拥有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相当于说我们今年（开展活动之前）已经为他们讲授了（观星之旅中涉及的）绝大部分的知识。”此外，他们在 B 站上的录播课程也正在全面筹备中，预计不久之后就能上线。届时，不是天文社的 HFI 同学，甚至 HFI 之外的人都能看到这届天文社的 core member 们精心准备的天文学术内容。

随着暑假的到来，天文社的换届也已经提上了日程。Joyce 说，现在换届名单都已经拟好，只待正式公布。谈及对于即将接班的下一届的期待，Joyce 再次强调了天文社作为一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小众社团”这一本质。

“我们放在第一位的也不是知名度，或者说是社团的规模什么的。我们最想做的是能够把真正硬核比较干货的天文知识通俗的讲出来，能够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听得懂，所以我们换届很重要的参考就是看一个人能否把东西讲明白，让没有基础的人都听懂。”

至于活动方面传承的期待，她希望新一届能够首先将传统内容搞好，继续负责地开展下去。“也不用说像我们这一届办的办这么多，因为其实组织宁夏观星什么也是很考验能力且消耗精力的。”

最后，她又一次提及了那个没去成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那里本是一个更加适合观星的地方。“光污染就更少，而且天气其实也比宁夏那边比较干燥一点，所以天空也更加奇妙。”

或许，明年的天文社
可以再组织一次？



FINE
ARTS
WEEK

GENERATION Z



FINE
ARTS
WEEK

GENERATION Z



FINE
ARTS
WEEK

GENERATION Z



文 | Hadlee

今年的我们在 fine art week 中表演的节目是毕业前最疯狂的一次 show，我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想找一个钢琴伴奏一起演奏一首简单的曲子顺便也逼下自己捡回已经丢了六七年的长笛。但后来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彼此都不想局限于一首曲子，于是我们开始发散脑洞开始 brainstorm 一些有趣的新颖的 idea。于是就有了我们那天晚上表演的原创乐器吵架节目。尽管这是一个原创并且时间不断的节目，但由于我们很晚才定下这个 idea 的缘故，我们排练的时间却非常紧迫。再加上校园里没有钢琴只有一楼 nakalambe 班有一个键盘。所以我们每次排练前都需要把键盘搬到二楼 205（排练租的教室）或者跑到后门附近的琴房。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我还把我的 iPad 落在琴房，Marco 把他的电脑落在我书包里，搞到那天晚上的状况十分混乱 lol。这次

表演对于我还有一个困难处就是我跟 Sophia 有一段钢琴四手连弹。那首四手连弹的曲子真的很难，而且我也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没有碰过钢琴了。除了这些之外那场表演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困难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在整个排练时间内都非常的神经紧绷焦虑，一直有那段时间我们一找到三个人都空闲的时间就马上聚在一起排练，基本每晚都练到十点十一点。说实话到最后我们的精神状态都挺崩溃的 但好在最后呈现的效果也是真的很成功，大家看的也很开心。让我们也感觉这一切都值了。最后真心感谢 Sophia 和 Marco 这段时间一起疯一起排练一起大笑，让我枯燥的 senior life 也变得 motivated 起来；also 特别感谢 Sophia 在最开始我们还在排 por una cabeza 的时候一起 free-style 让我们有了乐器 drama 这个 idea。

你，你们。

文 | Sean Ye

2021年1月，你在讲学厅。夸张的说，那场表演的亮黄的灯光好像让你睁不开眼。你看不懂台上的人演的是什么剧，是一群人在几张桌子上跳着你觉得不好看的舞蹈。你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着什么台词。你甚至实际上没有完全把目光完整地聚焦到舞台上。你只是打心底地羡慕他们：你也想站在台上。作为一个从小怯场，连在全班面前讲两个字都会发颤的人，“冷静地站在舞台上”这一动作本身不就让你羡慕至极吗？舞台上的灯是金色的，打在演员的身上。你知道，你想要聚光灯。

加入那个一开始融入不进的社团难道没有花了你所有的勇气吗？学年刚开始招新的时候，你报名了戏剧社。学姐加你微信，问你：“同学，你怎么还没来呢？下一个是你面试哦。”你在操场跑步—你的确忘了当天下午有面试。但你完全可以从操场回去教学楼面试的。你没有那么做，你和学姐说：“不好意思，我有点事哦，就先不来了，抱歉哈。”

然后你再次被迷住了，被“站在舞台上”这一个心里面渴望的概念，在看到新年演出的时候。你想试试。

于是你试了。你用了你最大的勇气去询问学姐：“学姐，你们戏剧社，还收人吗？”

幸运的是，戏剧社收人。你加入了这个集体。

但是你还是不舒服—你在社团里呆得不舒服。社团是很包容的。但社团里的其他人都很熟，你像一个局外人。你鼓起胆子报名了 Washington 的角色。选上了。你练了歌、唱了歌。表演结束。你跟着大家一起去庆祝。他们玩得很开心。你坐在角落里，你知道你只和一个人熟。你排练完了就走，你没有完成社团布置的全部任务—管它呢，大家很包容，没有人骂你。毕业大戏、招新演出，都是一样。混着过去了。你知道自己没有做好，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你没有动力。

然后新的学年过了一半。社团里的大家开始说要演 rent。Rent？你其实没完整看过。演就演罢，你没意见。学姐问你要不要演 Collins。Collins？你一开始甚至分不清楚是哪位角色。你纠结了一个来月，最终答应下来了。你被拉进了演出的群，开始学歌。

发了什么你就跟着台词和节奏学一学。你似乎也没有记下来词和节奏，你只是被动的跟着罢了。排练排走位？似乎排一次忘一次。被动的排练、被动的演出、被动的高二罢了。

但随着排练次数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熟了。你发现之前只是打招呼的“社友”“现在会主动和你开玩笑，大家会关心你排练前吃饭了没有，大家也会亲切地帮你纠正动作了。你感觉你们的联系更紧密了。慢慢地，你也开始主动去和别人开玩笑，主动在群里帮忙 @ 迟到的人。随着你和社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你也不好意思每次排练迟到、不动作了。你开始自己找时间重新复习那些学过但是忘了的曲子，开始背词。你把 Rent 原剧重新看了好几遍，为了学习 Collins 的神情并且尝试去理解他的感情—在此之前，你只是在舞台上尴尬的做做动作。你开始上网搜索”怎么样能提升演技“并且看了一堆视频（虽然他们并没有帮助你）。在大家唱和声的时候，你似乎能真实地感受到你在世界上的存在了，感受到一个家一般的温暖了。

排练就这么继续着，越来越频繁，每次的时间也越来越久。然后最后一天了，那是5月16日，你要上台了。

刚上台的你紧张的要死。你穿错衣服了，动作也很僵硬。明明台下观众没有你期望的多啊。但是你仍然很紧张。你的心顶到嗓子眼了。

你演完第一幕，你下台了，然后看着台上的其他人演。但突然，你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在后台看着台上的家人们，看着他们做着和这一周彩排一样的动作。你已经在这一周反复的排练中把每一个动作、每一首歌、所有节目的顺序，都记得清清楚楚了—这好像就只是再来一次而已。但你突然深刻地领悟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相同的动作、最后一次看着舞台上的 Mimi 找 Roger 点蜡烛、最后一次你拉着 Angel 的手跳上舞台、最后一次看 Mimi 在台上死了又活了又死了又活了、是最后一次和家人们在 HFI 礼堂的舞台上一同合唱了。

你脑子里闪过了上一次的毕业大戏。你当时戏份不多，每次排练也只是混混。但你记得很清楚当时的合唱“天边为何挂彩虹，海边为何翻波浪”和

Seasons of Love。当时的你享受极了。即使前面的戏都是混混过去了，你总是喜欢在最好返场的时候蹦蹦跳跳上场，并且在 Seasons of Love 的时候给大家唱低音和声—你觉得很好听。

然后你在演戏剧社的第二次毕业大戏了。你站在后台，看着台上的家人们，发现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将在一个多小时内，和他们唱最后一次合唱。

你意识到你应该享受而不是紧张。

再次走上台的时候，你在心里把舞台和观众席切割开了—你把舞台看作一面玻璃。玻璃这边是你们自己的生活，玻璃那边是一些人在看你们的生活。你放得开了。你享受着舞台。你唱完了和 Angel 的歌，在 La Vie Bohème 里用你的虚拟现实系统向观众们广播了“抗艾滋”，在后台感动了听完了 Goodbye Love，送走了又迎回了 Mimi，然后和 Benny 搂着唱完了合唱，最后开心地唱完了返场。

然后你意识到：结束了。

观众退完场，讲学厅里的灯都开起来了。你和大家拍了 Emily 带来的 19 张拍立得—每个人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一切都像一场梦一般。你意识到明天不用再来排练了—挺好的，没那么累了。但同时你也想到这过去的几个月里周周见面的人，也是过去一周里天天见面的人，也是每天和你开玩笑、打招呼的人，每天和你中午在 206 见面的人，貌似，在明天开始，就不回再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一起演戏了。你的东西已经收完了，你却逗留着不肯离去—你不想离开这个梦境，这个美好的，却即将不再的梦境。

但你走的时候还是很果断的—意思是，你虽然逗留了很久，离开 206 的时候却还是没有回头不舍地看的。你走的很快，出了门，上了车，回了家。你知道第二天还要新的事情要做。香港的 AP 考试没有给你留下大片的时间去停留在情绪化之中。或许对你这样一个容易变得情绪化的人来说是好事吧。

然后你考完 AP。隔离期间，你又想起 Drama。你想起如果没有这个社团，你不会变的开朗，不会感受到那么亲切而真实的温暖，不会有那么多的欢笑，不会有机会在台上问汉密尔顿是否要来当你的

财务部长，不会有机会认识到那么多闪闪发光的灵魂。你很爱这个社团、这个家。

本文完。

感谢 Drama 社里所有我遇见过的人，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温暖。是你们塑造了现在的我。我记得和你们每一次的交谈和玩笑（不过排练次数太多倒是记不清每一次的内容了，笑），记得每一次你们给予我的问候和鼓励，记得我们之间发生的搞笑故事以及奇怪的梗。遇到你们是我人生目前最好的经历！谢谢！



归真研究所

火炉山捡爬记

Amy Xu

这是第一次捡爬活动，还是很有意思的。从前爬山可能只是在意到自然风光，对地上的垃圾不管不问的，眼睛自动过滤掉遇到的垃圾，没想到开始注意之后，山上的垃圾还是挺多的，也是给了收集垃圾一次合理的机会，希望越来越多人来了解并加入，培养保护环境意识真的很重要！

Annie Chen

第一次参与捡爬是真的很累，正午过后还很热，一路上能够捡到很多垃圾，尤其是烟头，可见大家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都不是很强，环保道路任重道远，但是大家一起捡垃圾的场景、途中遇到的风景、下山时的徐徐凉风和大家一起吃饭闲聊是很珍贵的回忆。

9月3日下午 15:00 至 19:00

归真研究所成员自发组织去火炉山捡爬

路线：龙洞站 -- 青年林 -- 猪头石 -- 白架顶 -- 柯木塆站



Aurora Zhang

第一次自己组织的捡爬，真的很感谢归真的大家相信我们并且参加这次活动，一天结束后真的很感动自己达到了之前不认为自己能达到的目标。

Ocean Wang

谢谢归真的捡爬活动。此处有感：一手执垃圾钳，一手拎环保袋，搬运工们是真不易。热情洋溢，却最终只有几袋，难免有些失落，却又莫名得高兴。

Sharon Huang

这次上山我们肩负了“搬运非自然制造物质（垃圾）”的责任。我捡到了瓶盖、塑料水瓶、烟头、冰淇淋塑料袋、塑料袋、甚至口香糖！很多垃圾都嵌在了泥土中，我们挖了很久才把它们扯出来… 参加这次活动，让我意识到了人们环保意识仍待加强，更让我觉得自己的确可以为一个景区的环境改善做出贡献。的确，若人人保护环境一点点，世界会因我们不同。



Sophia Liu

人类很渺小，所以登山途中若不仔细搜索，垃圾会被忽略在沿途的美景中，被自然所包容；人类却自认强大，理所当然地向自然索取，留下过度痕迹的同时却不以为意；易拉罐头、水瓶盖、烟头、打火机，好几次成员掉队，都是因为捡不完的垃圾。

Hanson Zhao

通过一次捡爬，看到的是公共环境面临的许多问题。各种污染我们看似无能为力，但是通过我们一点点的努力一定会接近无痕的环境。

Yvonne Llang

今天爬山捡垃圾还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和这么多同学朋友相处。整个过程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垃圾桶旁边随地的垃圾反而更多。和满地的烟头，在这样一个容易起火的地方。下山的时候听到一个人还在说要举报说这么多人抽烟，森林防火都不当回事。感觉随地的垃圾真的多而且总有一些很神奇的垃圾。总而言之这次还是真的很好玩的期待下一次！



海浪是大海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枯叶是大树在树林留下的痕迹，而我们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却是永远褪不去的垃圾。所以，当我们在捡垃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捡“垃圾”吗？

**“我们不捡垃圾
我们只是
非自然物质的搬运工”**

重启通往羊城 之巅的征途

HFI CROWS 高中生橄榄球联赛采访

“橄榄球运动在中国并不普及？
所以为什么选择 CROWS？”

橄榄球运动不仅仅是赛场上肩膀的碰撞和椭圆球体的弧线，更多是团队战术的制定和身后的队友。从赛前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到赛时新老队员的彼此信任，每一环节都足够重要。

“橄榄球比赛所要求的团队配合和 CROWS 精神所包含的 brotherhood 是我向往的。”



前期准备

足球场草地的边缘，密密麻麻的是只有 CROWS 队员记得的每次训练留下的脚步和点滴。脚步的教学和训练在红棕色的地面上留下一个个深刻的印记。“站姿启动要先向左！”不光是刻苦的训练，这里还记录着一次次趣味的小游戏。投掷技术，体能训练，还有和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光让每时每刻都足够被 CROWS 的队员们珍惜和享受。

回看广州高中橄榄球联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CROWS 的队员们聚在一起商讨着战术和首发球员阵容，数着在足球场边重复着学习技巧的日子。在战术 0 下，防守组 Defense Tackle 将会冲入空档，拦截四分卫。每一个位置都足够重要，承载着支撑战术的每一个技巧，联动起来使球队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



过往与前路

哨音吹响的那一刻，嘹亮的欢呼声猛地在绿茵草坪上爆出。不甘、失落、遗憾。阳光毫无偏见地洒在赛场的一隅，洒在激动地抱作一团的墨绿色育才运动员身上，洒在呆在原地的 CROWS 运动员身上。此刻的一切声音仿佛被放大了无数倍，如尖刺，如重锤，用力地敲在每一位球员的心上。首发 DT Kinsey 回忆，场上许多即将毕业的老球员泪洒当场。那是属于他们那一代的光荣时代，却以如此猝不及防的姿态结尾。定格在荧光版上的比分仿佛将 CROWS 过去的所有胜利浓缩在两个荧光数字上。

对于新鲜血液来说，这是个猝不及防的刹车；对于一众老将，这却是他们临走 CROWS 的最后一场联赛。多么光荣的一代啊，乌鸦历史上的全明星。一条重重的痕迹已划过时代手册，华附阿龙罗杰斯 Eric 卢润泽，外接双子星 Vincent 胡海洋和 Herbert 赵乐华，联盟第一角卫 Ray 王瑞安……与其把 CROWS 称作官方正统的社团，不如形容它是一股紧紧拧着的麻绳。每一位加入乌鸦的成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找到一席温暖的位置。对于 DT Kinsey 来说，crows 是他高中三年不可或缺的色彩。初入 hfi，因为高大壮实的身体，Kinsey 对于常规的体育活动缺乏自信。但是在社团招新活动中，乌鸦热情似火的宣传和招新



现场赛况

轻松的情绪蔓延着去往主赛场的车，耳机线里跳动的鼓点和放松的肌肉无不象征着“it will be an easy match”。广州塔下早到达的新队员在被老队员带着热身，脑海里的小人在橄榄球场上移动到战术里设定的位置，直到己方手中的橄榄球狠狠地砸在 touchdown 的区域，裁判吹出一个 6 分。站在橄榄球场另一端的育才球员也激动地抱在一团，期待他们的比赛。上半场比赛中，以 CROWS 的老队员们组成的全明星首发阵容轻松拿下第一个 6 分，甩开育才较大的差距，比赛也在预想中顺利的进行。只要打平即将毕业的老队员们将会离捧起冠军的荣耀更进一步，新队员也同样期待着胜利给予的认可和让老队员们的最后一次联赛 unforgettable。正如 CROWS 的球员 Kinsey 所说，我们会拼尽全力因为不想让他们遗憾，也不想辜负一年的朝夕相处和悉心指导。下半场比赛，CROWS 的老队员们想给他们同样在意的队员历练的机会，于是换上了他们经验稍微欠缺的兄弟们。但是鉴于战术联动上的一个失误，CROWS 被育才推大码数，导致育才拿下第一个 6 分，置 CROWS 于被动。老成员们重新被换上场，开启漫长的追分。一码又一码的拉扯之中，CROWS 的球员终于冲入敌方的 touchdown 区域，追平了比分。来到赛场上最精彩的一个瞬间，Derek 依靠自身能力跑出了巨大的空位，在和四分卫的联动下，直接在 touchdown 区域接到橄榄球，拿下第二个 6 分。可惜由于裁判吹出的犯规，这个 6 分最终被视为无效。在比赛的最后几分钟，育才冒险完成了一个踢球来争取三分，险胜 CROWS，最终 CROWS 遗憾出局。场边显示 timeout 的荧光板一点点熄灭了，所有的结果在这一刻确定。



乌鸦热情似火的宣传和招新席卷而来。吸引 Kinsey 的不仅仅是刺激有趣的球类运动，更是 CROWS 深深的包容和接纳。本以为是缺点的身材在橄榄球运动中成了宝贵的优势，Kinsey 很快成为了一名优秀的 DT，也在乌鸦找到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不论是年度联赛还是日常训练，肾上腺素带来的刺激都让每一位乌鸦的成员更热爱橄榄球一分。Kinsey 提到，自己一直记得一次日常训练中自己出色的表现。运用新学的手部动作，推肩膀，Kinsey 成功撂倒了对方四分卫。刹那间，偌大的操场响彻“Let's go!”，队友的激动夸奖和汗水一起撒在草坪上。一次次和乌鸦橄榄球社创造出的视听盛宴，是每位 CROWS 成员都不会忘记的回

暑假期间，见不到面的 CROWS 的成员们也没有停下训练的脚步。每天微信群聊里都有社员们的健身打卡和球技交流。

对于 HFI CROWS 来说，前路未知。根据广州市高中生美式橄榄球联盟商议，未来的联赛形式可能将从触式改为腰旗式。对于这次的改动，CROWS 社长以及训练队长表示，基本体能训练不会暂停，针对腰旗式橄榄球的技巧训练会穿插在日常训练中。



热烈祝贺海印俱乐部2003年龄段球员——刘宇潇
2021年通过足球特长生高水平考试成功入读北京大学





声影跟踪

As a Transfer 文 | Owen

来了 HFI 快半年了，这一段时间里，我对这个有着花草与欢笑，烈日和苦恼的校园有了一些认识。

令我影响最深的是这里的自由随心的空气。自由进出校园、上课允许使用电子设备、没有限制的晚自习。虽然有的时候上课会进行多线程工作，但是恰到好处的自由度其实也让我及时地处理一些事情，也能磨练我去抵抗手机的诱惑。这里每一个同学都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着，有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节奏，我打我的游戏机，你学你的 ACT。有人下午没课，有人三点下班，但是这都不影响我上 P8 时欣赏窗外的风和落叶。现在也都还记得晚上学累了去 711 买吃的，在天桥上，我俯瞰着中山大道上的车水马龙，红色的车灯流动着，晚风飘过，把我手里肉包的香味带向天边的月儿。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互不打扰着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里把成绩当作隐私也令我眼前一亮。尽管这个在美高很正常，但是在国内这样充满竞争力的环境里做的这一点不简单。对学生的成绩与老师的教学成果进行保密，将其视为隐私，端庄安详地被守护着，这让我感受到了平等：不为 A+ 趾高气扬，也不为 F 而垂头丧气，每一个学生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对待，而非供人欣赏与评判的数字。

我还很爱中午的 Office Hour，老师都很 nice，不会对我的洪水猛兽喷涌而来的问题感到厌烦，也会为我解答一些课程之外的疑问。现在还记得大厨会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的潦草写就的 rhetorical analysis，Erin Ma 用着充满激情和童趣语调跟我解释：“你被骗了，这题很坏哦。” Reece 则有条理地跟我讲怎么写武侠小说里打斗的细节。



cr. 李筱语 Annie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微信的使用吧。特别是能自由使用手机，上学期间学生群 24 小时都有信息，每次下课点进去都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小猫咪今天又抢了谁的炸鸡，有人新建立了一个什么社团，上学的快乐莫过于此。有的时候也会看到老师在朋友圈里分享生活，看着老师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会莞尔一笑，然后继续低头写着他们给我布置的作业。

As a transfer, I enjoy my life here. 校门口绚烂的木棉、落日余晖里洒落在篮球上的汗水和可爱的你们，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 HFI 的时光吧。

没有什么完美的

受访人 | 王梓宇 Kinsey 21-22HFI 学生会主席

1. 请你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王梓宇 Kinsey，来自 Fleming 班，是 2021-2022 学年的 HFI 学生会主席，平时的爱好是打球和做饭。

2. 是什么激发了你去参选学生会主席？之前还不是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做了什么。

激发我去参选学生会主席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去参选做学生会主席，我认为我是不够资格的。当时我们学生会内部开会的时候，Simon（去年的学生会主席）单独找了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认为我行，就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所以我就去参选了。之前还不是主席的时候，我是从学生会公共资源部的一个小部员慢慢晋升到副部长再到部长。

3. 能否介绍一下学生会这个组织，工作机制以及之前参与策划过什么项目。

HFI 学生会是由一群非常 dedicated 的学生们组成的，虽然暂时在学校内部影响力还比较小，不过经过一届一届优秀的学生进来，我们可以慢慢越做越强。我们一共分为四个部门，活动部，外联部，公共资源部和宣传部，每个部门在每一次活动中都有不同的任务分配。比如在万圣节的时候，宣传部就是布置海报，公众号的设计和策划，活动部就是联络各个社团，策划鬼屋啊，外联部就是负责采购和一部分社团联系，最后公共资源部就是负责做志愿者，平时不办活动的时候公共资源部也有一些对学校 Renovation 的项目。比如我们这一届公共资源部就新建立了一个匿名提问箱，让学生提出关于学校的问题并作出回答，并且进行跟进。一部分问题我们直接帮他们反馈到学校相关领导处，一部分问题仍在跟进中。

今年我参与的活动除了常规的万圣节，新年晚会，圣诞后勤组织，元宵节，还有一些校内校外的小项目，比如校园信使，校内匿名提问箱建立，205 告示 ist 椅子修缮补充以及漏水情况的反馈和跟进中。

4. 哪一个项目印象最深，为什么？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这届学生会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万圣节晚会，对于其他圣诞节等表演晚会来说，万圣节他的任务是最多最杂的。我当时是第一次举办活动，而我的手头上只有很少很少之前举办万圣节活动的资料，所以我是几乎一片空白的情况下模仿去年是怎么进行的。当时整个人很慌，走了很多弯路，干了很多很不到位的事情，比如说当时安排大堂的志愿者只安排了一个人，一部分志愿者缺乏管理和培训。而联系社团，布置场地没有很明确。不过幸好有了很多 talented 和 passion，比如涂奕啊，曾骏，李佳蕊和海欣悦这些学生，帮我们做好了这个活动。

5. 我看你除了参与大型晚会策划，还有很多小项目在一直跟进中，比如“校内匿名提问箱”“205 告示”“ist 椅子修理”，这些项目是怎么发现并提出的？有什么反响吗？

我们这个匿名提问箱其实是廖佳睿 Joyce 提出来的，旷天岳 Tommy 一直再跟进的。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学生会的官方邮箱，但那个密码一直没找到。而那段时间呢，Tape 提问箱在同学们之间就很火，而且这个提问箱有匿名的功能，就非常方便同学反馈问题。当然这个提问箱也帮助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了，比如说 Wifi 啊，椅子啊，205 把手等问题。

6. 做学生会一年来是否感觉对自己能力有很大提升，有什么人际交往和合作的心得体会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我以前就是一个自闭仔，在学生会两年，肉眼可见自己的能力真的有很大的提升。同时，我也在当主席这一年反思了很多很多，也读了一些有关 power 以及管理的书，就像 Harvard university 的 Power for All 的书，还有一本 The prince。我就是读了这些书，发现自己有很多行为都是非常愚蠢的，是完全没有 leadership 的一种行为，就是通过阅读和自我反思，对我每次举办完一个活动我都会自我反思一下，就收获了很多吧。比如放权的问题，有一句很经典的老话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对团队有信心。同时，我抗压能力确实提高了很多。


7. 目前在进行什么项目？是否已经换届？是否还考虑继续在学生会工作？

目前就是在换届，昨天晚上还在跟王天文商量换届的人选。明年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呆在学生会，做“咨询”的作用吧，就是对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解答。

8. 对学生会未来发展有什么期许？有什么建议给到下一届

第一点，就是希望我们学生会能继续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更多地发出我们的声音。比如，多在年级大会上发言，做一个简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要不断反思和总结吧，把学生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要有一种个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我之前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万圣节晚会或者圣诞晚会，经常留到最晚在打扫，清理的都是职位比较高的同学。因为这个打扫的事情并不是任务范围分内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几乎举办完活动没有他们的事情就走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和细节体现的责任感是要有的。第三点就是，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完美，我之前万圣节晚会就是有强迫症，想把一切都搞得很完美。但后来发现，一些我所认为没做好的小细节，其实如果你不说的话，其实没有同学会在意的。因为活动就是为了服务同学嘛，同学玩的开心就好。很多细节没在意到会怎么样呢？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Role Play 学术至上 理想主义： 模联教给我的 两三事

文 | Jeffery 沈俊扬

满打满算从进入模联这个圈子到现在有两年了，我从一个每次上台发言都一丝不苟地打好稿子但念出来时还是颤颤巍巍的模联小朋友，成为了每次会议中举足轻重的会议指导中心的负责人，每次挂着几个胸牌到处晃悠还颇有点儿小得意。本来说想记一记流水账，但是发现如果真的这样字数都不知道会失控成什么样，那我就选了三个最能体现我模联生涯的关键词，“Role Play”、“学术至上”、“理想主义”来作为贯穿我模联生涯的三个线索，顺便说说我拙劣的感悟。

“Role Play”

当梦醒来的时候，一切都没有变，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这句话用于形容模联再贴切不过了。从2020年校内模联会上悲愤泣血、怒斥列强的巴勒斯坦安理会代表，到外交场上阳奉阴违、四周斡旋、以战逼和的越南内阁总理，再到坚持全球货币霸权，舌战参议院的美国国务卿，我随着会期的终结从一个又一个光鲜亮丽的梦醒了过来，世界并没有因为我们这些代表通过的决议、达成的协议、下达的指令而有所改变，而我的身份——挣扎于学业与考试的普通高中学生——亦不会有所改变。无论我在会场中行使着外交权、军事权，扮演者大使、政府部长、甚至一国之首，残酷的现实依然压在身上使人喘不过气来。那这些看上去只是过家家式的角色扮演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Role play, 角色扮演，简单来说就是用来判断一个代表在会场中的行为是否符合席位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追求的标准，很多时候也是主席团评奖的标准之一。虽然说这种标准其实隐含着主席主观上对某个代表在某个议题上行为或者总体上对会议进程起到的作用的 expectation，但是大体上一些基本的常识是共通的，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不太可能和俄罗斯一起出一份 resolution 或者形成一个 bloc，通常都是两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带领一批有相同立场和相同利益追求的国家代表形成一个 bloc（集团），共同出一份代表这个集团利益的 draft resolution（决议草案），通过最终的投票表决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大会决议。

我其实挺喜欢 role play 这个名词，有一种演戏的感觉。举个例子，你要演好三国演义中关二爷这个角色，多多少少得从故事的一些重要典故，读出他义、忠、勇、傲的多面性格，从而才能将他演好演活。一个代表要有好的 role play，也离不开大量文献的翻阅，包括对所在席位的国家发言人的措辞和相关议题的立场的模拟，又或者是此国过往的外交政策的分析。特别在会场中，代表常常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式，解决很多会前压根就没想到会遇到的问题，更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只有每一轮正式辩论之间的短短的几十秒）独立做出可能影响国家命运的决策和行动。

拿我自己的第一次参会来讲一讲。那时候我的席位是越南总理，会场的大背景是1979中越边境摩擦。作为历史课本上的“反角儿”，自然在舆论上避免不了落下风。正如我所料，在安理会会场上，越南的代表几乎被骂得抬不起头来，代表们先入为主并理所应当拿历史课本的视角抓着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以“侵犯他国主权”为由大肆批判——当然历史课本也不会着重叙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对人权的践踏——每个会期基本上是以安理会越南代表给我的“三无”报告结束：无进展、无文件、无人投票支持。但令我意外的是，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代表居然也倒戈站在对立面对越南进行“道德谴责”。两个会期下来，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和我的内阁成员在会前的设想。顶着很重的压力，短短的几分钟内，我们就做出了未来会期的几步规划。我意识到，无论安理会是否处于舆论下风，只要内阁谈判能够牢牢握紧主动权，就能倒逼安理会按照我们的意志推进会议。其次，一面用缓兵之计拖住中国高层的同时尽可能在领土议题上多拿一些利益，一面不断和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进行交涉与谈判，通过利益交换取得援兵。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为正在从柬埔寨境内撤军的主力部

队争取时间，调遣具有空中力量的优势进行威慑。后续的会议中，我们布下的情报网也取得了揭发对面伪造越南军队屠杀平民的证据。得益于越南通讯社两位主编的妙笔，我们彻底扭转了舆论场上的劣势，谈判和安理会的会议也得以顺利进行。最终，会议以有利于越南的条约和安理会决议结束。

通过这种 role play，我有机会深切地站在一个我可能从未有所了解的国家的角度进行会议的思考。其实背后最本质的是对历史的思考，是否能够跳出原有的历史观和立场去接受或者解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历史观和历史立场，并付诸自己的真情实感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往往是成功的关键（反正我是没见过什么在发言中自称列强的代表有过什么精彩的表现）。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解构和接受，我能拥抱价值观的多元化，我能理解并包容立场不同或是想法不同的人，而非固执己见，排除异己。这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精神，恰恰是现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各国的民间交流所最需要的。我很荣幸模联教会了我这种精神。

“学术至上”

我相信任何一个混过一点模联圈的人对“学术至上”这个词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学术至上的大体意思就是认真地对待学术，并将学术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学术”这个词挺抽象的，大体可以包括模联相关的知识的正确性、会议的严肃性、学术团队的知识面和议题钻研能力等等。作为一个跟着华附模联一路上来的模联人，这句话几乎将耳朵磨出茧子来。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学术至上”的理解就仅仅是学术优越性的一种表现，一种基于社团名声的标签。所以高一的时候我们会对一些看上去学术水平不如我们的社团或者模联会以所谓“学术”的名义大肆批判，并从中寻找似乎能够匹配华附模联在泛珠模联圈地位的优越感，仿佛就是因为 ta 们没有“学术之上”，ta 们的会议才质量不如华附模联的会。但是通过一年的管理层的经验和学术准备的经验，我在思考中慢慢领悟出了“学术至上”的真谛：学术永远不是用来批判他人的标签，而是要求自己的信条。

我记得我每次在进行会议准备，都会事无巨细地进行资料的查找与考证。作为会议指导中心的负责人，我写过两个会的学术标准，学术标准涵盖了会议运行机制、会议规则、文件写作指导等诸多学术问题，是会议运行的根本所在。或许一整场会都不见得会使用一次，但是一旦发生学术问题上的争端或者歧义，这个标准就会作为最终裁决的依据，所以说确保正确性和客观性是学术标准的写作底线。成为这份标准的第一作者和框架制定者让我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写作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两三周的时间内要憋出几万字的标准，放谁身上都受不了。尽管有很多现成的框架和写作 sample 可以直接拿来使用，但是校对和排版花费的时间也不亚于原创的 sample。最难的是“学术性”的考证，一条规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用于查询资料，一些中文网上没有合适翻译机构的名字和权力框架也需要一个个字用人脑进行翻译，任何一处会议规则或者运行机制上的改动都需要在脑海中推演这个改变可能对会议产生的效果。但是这个过程往往又是充满快感的。看着自己设计的会议框架一步步从模糊走向清晰，自己所孕育的学标也逐渐接近于那个抽象的“真理”的存在。

很多质疑“学术至上”的人认为，模联归根结底不过仅仅是一种学生活动，再怎么学术也终究只是过家家。那我们追求“学术至上”的真正的意义难道就只是自我感动或者是自娱自乐吗？这个问题我思考了整整一年。临近退休之际，我突然就明白了，这个原则不仅不断鞭策自己做得更好，做得更好，还意味着一种精神的传承，也就是说，作为会议的主席团和社团的领导，你能给你的代表和社团的后辈带来什么。这种“学术至上”的精神无疑是有益于社团的传承和代表的成长的。对于社团来说，“学术至上”的口号还是一种前辈历代的模联人所积累的信誉，是他们勤勉认真、追求学术的痕迹与证明，是社团的传统和根基。我相信这种口号对于后辈来说也是一种激励与鞭策，让他们不断做得更好。而对于会议来说，学术至上的意义就是设身处地为代表着想，通过这种“学术至上”的精神去尽可能确保代表所得到的知识的正确性，以及站在代

表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对代表进行会前培训等一系列学术辅导，让他们在这场会中学有所得，也就达到了模联作为学生活动的目的。

任何对于学术的追求都离不开对这个活动的一颗赤子之心。唯有热爱才能促使人进行不断的思考和学习。作为会议指导中心的负责人我常常对模联的诸多问题进行思考，比如会议实体与非会议实体的关系以及对代表决策的影响等等。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慢慢发现现有的知识不足以解决问题，于是我开始进行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学习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以及例子的应用，并时常不要脸地打扰一些圈内大佬讨论一些仍不太明白的问题。其实经过这样的学习，我的视野也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原有的视角，很多问题也迎刃而解。比如针对现在泛珠模联圈出现的很多抱团行为，很多圈内人都指责这种行为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以及表达了对“社交至上”和“固步自封”的忧虑。这种指责的初心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社团之间的关系比作如今各国之间的无政府体系下的关系，我们将不难看出单元行为体，也就是社团，在这种模联去精英化的趋势（具体体现在会议深度的下降、学团与参会人员的大幅增加）中面临着生存的危机，而对于生存的需要每个社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办会需求以巩固自身的地位。为了维持代表来源，很多社团选择优先与可能参会的学校社团搞好关系。所以说这种去精英化的趋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之前的公平竞争以及学术水平与名誉挂钩的规则，产生所谓抱团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自然而然的，无论是为了更多资源打破现有体系还是维护自身地位的需要。

虽然说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敢讲自己学术上有多强，但是这种思考让我受益匪浅。

每每看到知乎上一些用着外交话术“某某某先生”骂人的模联争端，又或是一些“中国高校模拟联合国联盟”（制定盟玺、盟约、盟日结果一天就解散了）等等奇葩的模联组织，我都无比庆幸自己在模联生涯中遇到的都是能够带给我正向价值观的前辈和同辈，让我走上追求学术的道路而非变成模联魔怔人。

“理想主义”

我几乎将两年中所有搞课外活动的时间用于模联事业，自然而然也失去了很多参加其他更多活动、比赛、甚至是拿奖的机会。比起其他的很多像辩论、写作等学术活动，模联不仅不会给你明确的名次作为结果，甚至你也很难接触到影响力很大的模联会（像 HMUN 和 YMUN 这种国外的会疫情之后比较难去；BIMUN/AIMUN 等对参会名额有诸多限制；CNMUN 和复旦不知道会停办多久）。更多的时候要么作为代表参加地区内学校举办的模联会，要么作为社团管理层举办模联会，不仅知名度低影响力也低。显然，如果以一种升学功利的角度出发，模联对于申请大学来说看起来并不是一项特别加分的课外活动，从活动的多样性角度出发也会有一些反作用。我高一还听过一些中介机构公众号说模联因为同质化会让人减分（???）。因此在一些人眼里，我将那么多时间用于同一个活动，未免太 nerd 了。有的人花几分钟就能创造出人设，在 ta 的履历上填上和你两三年内呕心沥血付出的活动同样的字眼，更多的人参加模联只是为了填充本就已经充裕的活动列表。从活动多样性角度，别人只要参加一次，水水会，就能达到和你两年内的付出一样的效果。

不管前面说的对不对，我从来不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如果不是模联，我不会激发出对于国际政治的 passion，不会坚定自己本科申请国际关系的道路，也有可能 GPA 和标化考试的挣扎中，或是在一个个黑暗的社会新闻中逐渐迷失。最重要的是，我不会认识到如此多的理想主义者，如此多志同道合的人，如此多的和我一样 nerd 一头埋进国际关系理论的钻研的模联人，一些能在我追逐理想时痛苦的深夜理解我、安慰我、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人。

对于任何一个会议设计者来说，进行会议设计就像是一种筑梦的过程，将自己所有对于模联的想法一点一点融入会议设计的雏形中。会议设计者们思考会场的意义和代表之间的均势，靠着一种属于理想主义者的热忱和审视不完美的目光，不断完善自己的会议。看着自己设计的会议从脑海中的想法到成稿清晰的图纸，再到逐渐筑牢地基，最终变成摩天大楼，任何会议设计者的自豪都是油然而生的，而这——至少理论上——是对会议设计者理想和模联哲学的实践，也是对会议设计者那么久的努力与付出的褒奖。这种情况我有幸经历过三次。所以说比起其他活动获奖的可能性，我更愿意相信那静谧幽深的晚上台灯下密如雨点的键盘敲击声，那闷热的会议室中为了完善会设激扬的观点辩论，那凛冽的寒风里因为胸腔中沸腾的热血而赤红的面颊和耳朵，以及那一个个和一群理想主义者为了实践理想和完成同一项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给我带来的真实感和充实感。

模联给我带来的影响，却远不止那么多。

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处于“去全球化”趋势的世界。美国政客一直宣称实现产业回流，强调新冷战格局；日本政界自民党岸田派为首的极

右翼正在快速推进使日本所谓“国家正常化”的修宪运动，实则意在使日本具备法理上的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迫于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压力，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公然跨越俄乌边境分几路对基辅实施进攻；芬兰和瑞典等国家则针锋相对地宣布进入加入北约的流程。这种现象不是偶然，而是多极化的必然，且与联合国的精神有所违背。

说实在的，搞了那么久的模联，我从未有过一次像现在这般这么质疑联合国的能力，痛斥它的懦弱。曾经被我捧上神坛的联合国被我踩到渣都不剩。在这个国际安全不能通过联合国实现，人权的践踏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借口的时代，“为更美好之世界联合”这句话是那么的讽刺和无力。“联合国”这三个字远不如看上去的那般美好和高尚。联合国大概是完了，我这么想。

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恰恰正是人类的本质。从古希腊各邦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波斯的百万大军，到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国际纵队，再到现在的联合国，“联合”的精神从未消失。联合国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贫困、消除饥饿、性别平等、优质教育等等，没有一个是可能实现的，尤其是在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中。但我相信，就算联合国这个组织随着国际体系的变更而逐渐架空，式微，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颗微尘，它留下来的“联合”精神也会被后人流传下去。无论这个精神受到何种挑战，总有一群满怀敬畏，满怀热血的理想主义者在为自己心中的纯洁之地奉献自我。而只要这个世界还并不完美，总有一群理想主义者会为了心中最炽热的理想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纵观历史，没有一个颠覆传统创造历史的人不是理想主义者。

虽然这个世界不待见理想主义者，但世界总归还是需要理想主义者。

HFI 翁浩聪

→ NYU

→ EVERFREE

“享受正在做的事情，
未来会自动连成线”

HFI 2013 届毕业生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2017 届毕业生

2016 年曾参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交换项目
曾任职小米，清科集团，南丰集团，MTN Capital

Partners LLC, Angelo, Gordon & Co. 等公司

2020 年 6 月创立自由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请问当年为何选择申请 NYU 斯特恩商学院？

当年主要是考虑了城市和专业，我当时比较确定想上商学院，同时希望大学四年可以在大城市度过，所以在曼哈顿市中心的斯特恩商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在斯特恩商学院学习是怎么样一种体验？

内卷哈哈，但也是非常快乐、充实、有收获的学习体验。斯特恩因为地处纽约市中心，离华尔街和各大公司总部很近，导致同学们从大一就开始找兼职实习，边上班边上课。而同学们的职业规划又非常的一致，毕业后许多人都希望进入投行、咨询等行业，所以大家就在相同的狭窄的赛道上互相竞争互相扶持。内卷是开玩笑的说法，不过找工作确实是很早就进入了斯特恩学生的规划里，上课之余大家会参加许多职业相关的俱乐部活动，和学长学姐们建立关系为了得到未来工作的引荐机会等，年纪轻轻便学会了西装革履。

不过在找工作这个主旋律下，斯特恩的学习体验还是很棒。学院的课程规划、师资力量和同学水平都挺高，所以除了学习到很好的专业课程和很实用的必修课程外，身边的教授和同学都是小宝藏。例如我们当时一门 Equity Valuation 课程的教授 Aswath Damodaran，他的教材在华尔街被很多人使用，大四我在北大交换的时候还发现，光华管理学院有一门课也用到了他的教材。

在北大交换学习是怎么样一种经历？

斯特恩有一个商学院交换项目叫 IBEX，这个项目和全球很多商学院合作，其中一个就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因为很想体验国内的大学学生生活，所以大四第一学期我交换到了北大光华。在北大除了必修的几门光华学院专业课，我不务正业的全部选了其他学院的课，例如哲学、民俗学、植物学等。宿舍我也申请了和北大本校同学住一样的宿舍。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我很满足的体验了一回当北大学子的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是一段很棒的回忆。



你在大学期间有参加哪一类的社团活动吗？

这些活动对后来的实习 / 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我参加比较多商学院俱乐部的活动，我当时正好也是我们学院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ssociation 俱乐部的副主席，除了组织和参加自己俱乐部的活动，还参加了学院内创业和投资相关的俱乐部活动（附上一张每周活动表）。这些活动主要帮助我提前认知不同工作类型，认识行业内的前辈和有共同兴趣的同学。例如我参加的最多的 Entrepreneurial Exchange Group 的活动，这个俱乐部每周会邀请一位纽约 Startup 创始人来分享他们的创业经历，然后自由讨论。每一位创始人都像一本故事书，为了自己的爱好和理想打磨出很棒的产品，他们的经历也让我看到了除了投行和咨询外更有意思的一条路。

可以分享一下你找实习的经验吗？

我是从大二开始陆续兼职和全职实习，因为想多了解不同类型的工作，前后在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地产投资、创投和 startup 尝试过。主要找实习方式就是靠关系介绍和在学校就业平台投简历，总体来说，靠关系介绍的中奖概率比投简历高些。

为什么会想到走创业这条路？

可以聊聊创业的经历吗？

可能因为家里经商和在消费品行业的原因，我从小比较喜欢研究好玩的产品，加上前面提到的在俱乐部听完很多创始人故事后，让我决定即使不是自己创业，也希望可以加入有意思的产品公司做有意思的产品。后来本科毕业后，我回国加入了小米的管培生项目，成了小米生态链生活电器的产品经理，负责小米破壁机、养生壶等产品的研发工作。这份工作让我过足了瘾的同时学习到许多智能硬件产品研发的经验。

去年疫情期间，我看到了免洗洗手液这个品类在中国的爆发式增长，人们从不认识这类产品，到全民必备只花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内的厂家也很快将消费型免洗洗手液从蓝海做成红海，唯独商用型免洗洗手液做的好的很少。在研究了美国免洗洗手液龙头 Purell 后，我觉得商用的自动感应免洗洗手器是一个值得做的产品，因为许多商用场景，例如餐厅、零售店、写字楼等，都在用更适合家庭或个人使用的按压式免洗洗手液，他们都有机会被替换成体验感更佳的自动感应式洗手液。所以去年我就离开小米开始组建团队研发这款产品。



“我成立的品牌叫 Everfree，目前主打的一款产品是自动感应免洗洗手器。”

关于未来的规划

目前 Everfree 第一款产品的研发已经告一段落，进入了正常销售阶段。接下来，我们将会对 Everfree 进行一次大的转型，我会将我们的未来定位成香氛科技公司，主要考虑到市场情况和自身供应链优势。我们已经规划好新的产品线，未来会推出一系列家用、车用和商用的香氛科技产品，例如家居空间香薰机、酒店用的大空间香薰机等，另外包括目前的感应免洗洗手液，也将会推出更多带香型款替换装。

有什么建议（学业 / 求职 / 规划……）

想对 HFI 的学弟学妹说的吗？

我想借用乔布斯说过的一句话叫“connecting the dots”，大致意思是当未来的你回头看今天和过去，你会发现你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会很巧的连成线。这句话最近在我脑海里出现过很多次，我慢慢发现很多我以前做过的没有明确目的但是感兴趣的事情，慢慢在今天变得有意义。所以我想说你们可以享受现在在做的事情，不用太担心未来，因为未来都会自动连成线。

* 如果你对文中提到的 Everfree 产品或项目感兴趣可直接联系翁浩聪 13533725676（手机微信同号）

校友采访

Yuri
余芷菡 | 衷于内心

Yuri Yu

HFI' 21 Princeton' 25

yuriyu@princeton.edu

Maj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German Studies

Activity Involve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Glee Club,

Human Values Forum, Princeton Debate Panel, Koko Pops

Dance Company

写在前面：笔者的话

在本届 VOICE 的核心团队为即将印刷 15 期而全力冲刺时，计划突然在某个 P8 之后的 ist 大会议室被打断。具体的内情恐怕无可奉告，但大家可以知道的是，在这场会议之后，阔别数年的校友采访环节重新进入了 VOICE15 期的目录。Fiona 和我们几乎想都没想就说出了 Yuri 这个名字。于是便有了我们匆忙加微信，约时间，终于非常失礼地将 Yuri 从美东时间周末早晨温暖的床上唤醒，接受在我们万里之外的东八区进行腾讯会议采访。

说起对于 Yuri 的印象，许多人的记忆也许跟笔者的一样，仅仅是停留在 gdhfi.com(不是卖净水器那个) 首页上的照片，抑或是在录取榜上那一长串学校的名单。我们希望，这一次的专访能够帮助加深当代 HFI 人对于这位曾经“活在官网上”的优秀毕业生的理解与认识。她站在大二学姐视角的建议，或许也能够给现在身处申请季、奋斗季和探索期中的同学们都分别带来一些启发。

VOICE 2022-23 首席记者

旷天岳 Tommy

化解焦虑

刚来 Princeton 时，Yuri 也还曾抱着她从育才实验到 HFI 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

她总是感到需要一刻不停。“如果你放松了的话就是不努力，你可能会被别人甩开，会有很强的一种竞争心态。”这种心态给刚到 Princeton 这所世界名校的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她产生了焦虑感。

在这种背景下，Yuri 开始接触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在与咨询师的沟通中，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焦虑的根源并非是外界环境中的什么事情，相反，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导致了焦虑的出现。“…我对于我自己的评价从来都达不到我希望的标准，所以在很多时候，其实我对于我自己的完美主义才是我焦虑的最根本的来源。”

与心理咨询师的见面延续至今，Yuri 觉得这对她的帮助很大。

现在，她已经开始学着从这种状态之中走出来，能够享受以往会带着负罪感去做的休息，散步和 Netflix 时光。“学会对自己更加宽容，并且告诉自己可以休息，因为只有好好的休息的时候，才能更好地工作。”她甚至觉得，现在的自己连平常读 reading 时的记忆力都提高了。与学术上完美主义的告别也能使她考虑更多个人的生涯问题，例如，去寻找自己未来进入学术界所需要的研究的机会，等等。

对 Yuri 帮助同样大的还有她的咨询师帮助她申请的 emotionl support animal，这让她在宿舍里拥有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小动物，特别是猫猫，能够给到我非常大的治愈帮助。”在普林斯顿长达四个月的暑假，她还留给了自己两个月的时间完全放空。她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坐在图书馆，有时看看猫，有时看看书，学习自己想学的语言。“这是一个非常放松的，没有任何 ddl 的状态。”



(Yuri 的猫猫在宿舍桌子上)

当然，这躺平放松的两个月，也是她慢慢学着不让那种本能的负罪感影响自己的过程。

“总的来说，这样一套组合拳一起打下来，我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现在比第一年在情绪上面会更加得心应手。”

生涯规划

Yuri 告诉我们，在上大学前她曾想着本科毕业后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名律师。“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了解到一些英美法系相关的一些书籍和案例，所以对法律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

然而，在赴美之前的暑假，她在国内一家律所的实习经历使她改变了这个想法。法律行业的现状，恐怕和她所想象的还有一点差距。

紧接着，在大学的第一年，她选择了其他人并不常选的许多人文社科类的高阶课程，之中的作业和测评给她带来了无数做 research 和写论文的机会。“除了德语课，我第一年完全没有考过试。”

在这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之中，Yuri 发现了她自身对于学术研究本身的兴趣。她发现自己非常享受每天在学校上课做阅读，然后去做研究，写论文的生活。

因此，她就自然地开始考虑进入学术圈，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职业。

Yuri 说，她曾问过许多教授从事学术这一行的经历如何。很多年长一点的教授会回答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他们会说，you get to study what you like and you get paid. You also get to interact with the greatest minds in the world.” 但是，许多相对年轻的教授则对于行业的现状和未来感到不乐观。在今天，美国很多人文专业博士，不管来自多么知名的项目，在毕业之后都会面临就业问题。随着美国大学中人文学科教职规模的缩减和竞争的增加，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人文专业博士毕业生能够顺利地拿到教职。

尽管这样，Yuri 仍然决心要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就算进不了大学去 thinktank 工作，同样也是做 research

嘛。只不过不是在大学里面做。”至于背后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她认为自己“并不是非常外向的人”，未必适合从事金融等需要很多 networking 的行业。

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她对于自己的工作和爱好有非常强的执念。“我希望我做的工作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事情），甚至它可能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个工作，它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顺带能够 get paid.”

即使这样的事业需要克服比其他很多职业还要多的困难和艰辛，她也会十分高兴。“每个工作都不容易，我不如就选一个我喜欢，在克服困难过程当中会比较开心的一个职业。”

“很多时候我甚至会觉得 Princeton 就像一个大泡泡，一个集合了我幻想中大学应该有的样子的泡泡。我真的非常享受这种每天在阅读，在讨论，有时候在 debate 的生活状态。”

“所以，我就想说我希望在这待久一点，甚至一辈子都待在这，也就是我的工作就在大学里面就最好了。”

回首感悟

站在大二学生的视角审视自己的高中生活，Yuri 觉得自己做过很正确的一个决定是进行了大量的阅读。

相较于许多其他同学，Yuri 在普林斯顿初来乍到时就明确地知道自己对于文社科的非常兴趣。“我觉得，这些主要就是得益于我高中的时候看的各个领域的一些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时的她全部都看懂了。在 HFI 时，Yuri 曾经阅读过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大学的上学期，她又再读了一遍。第二次阅读之后，她认为当年高中的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这本书。

但是，高中阶段的阅读却带给她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这种感觉成为了她探索下去的动力。“我并不能够理解她讲的每一个细节，但是我觉得他讲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大的吸引力，所以我想去继续去研究下去。”

“话又说回来，我觉得如果在高中对于这些难一点的学术的作品感兴趣的话，就不要去追求说我完全看得懂，因为是不可能的。但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你（在

高中阶段) 只需要去 get a sense of what this discipline is about。”

现在, Yuri 的选课给她带来了十分大的平日阅读量。除了课程的 reading 之外, 她在学期中已经很少有时间去进行其他的阅读。她认为, 大学生活的忙碌已经使她无法达到高中“课内氛围比较放松”时候的阅读量。

因此, 高中阶段探索性的阅读就显得更加有意义, 尤其是对于尚未进入申请季的高一高二同学们来说。在高一高二, 因为没有申请, 暂时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这个时间应该被拿去去做更多的探索, 特别是课外的探索。“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Yuri 说, 如果觉得对一个学科有一种最基本的兴趣, 就应该花时间去多了解一下, 去看一些领域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些书籍, 知道这个领域究竟是在干什么。

“不是说作为一个高中生, 就必须对某个 discipline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个是在大学读 PhD 要去干的事情。总的来说, 我觉得阅读对于我高中的整个旅程, 包括之后来到大学的学术方面的探索,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衷心”建议

此处的“衷心”, 不只是表示 Yuri 对于各位学弟学妹的真诚建言。

更加深刻地说, 这两个字是她在两年前那个十字路口上作出的重要抉择: 衷于内心。同样, 这也是她对于当前申请季中每一位同学最根本的建议。

Yuri 把美本录取过程中的 Holistic Review 比作是“开黑箱子”。相较于某些入学考试, 这个过程没有正确答案, 本质上像是一种“猜测”。

“(大学) 它不会给你披露说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录取这个学生, 因为什么原因不录那个学生。所以说, 大家(其实)都在猜, 包括升学指导, 包括每一个家长, 只不过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出最好的猜测。”

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申请者都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问题: 在这个“猜测”的过程中, 不同方面给出的答案, 有的可能大同小异, 而有的则可能持有与另一些完全相反的意见。不论

是在活动规划还是文书写作的过程中, 这种情况都相当普遍。

也正是因此, 现在回忆起 2020Fall 的申请季, Yuri 仍然认为没有所谓的答案。

她在申请季中曾经咨询过很多人的意见, 包括一些十分专业的升学机构等。但是, Yuri 觉得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

“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很多时候他们的猜测, 虽然根据经验会比大街上随便拉人的更准, 但其实并不是百分百的权威。所以, 保持独立思考就是非常重要的。”

“记得我申请的时候, 我这篇 Personal Statement 就收到很多完全相反的回答, 有人说特别好, 是他们看到过最好的一篇; 也有人说完全不能用, 一定要更改; 也有人就觉得这(就还行吧)。”

这种时候, 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去听从就是不现实的, 否则永远也无法得到一篇满意的文书。在搜集意见之后, 真正重要的应该是自己坐下来认真的思考, 然后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时候, Yuri 也会觉得某个人的经验丰富, 过往的记录非常优秀, 会纠结要不要相信他这一次。但如果听从了这个“权威”之言之后的申请结果却不好, 又免不了后悔。

“如果是他人帮你做了决定, 不管结果怎么样, 你都会一直想如果坚持自己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所以) 不管怎么样, 我最后一定要自己做决定。”

“这样, 如果失败至少也是我自己的锅; 如果成功了, 我也会觉得是我当时的决定做对了。”



(Yuri 和她的同学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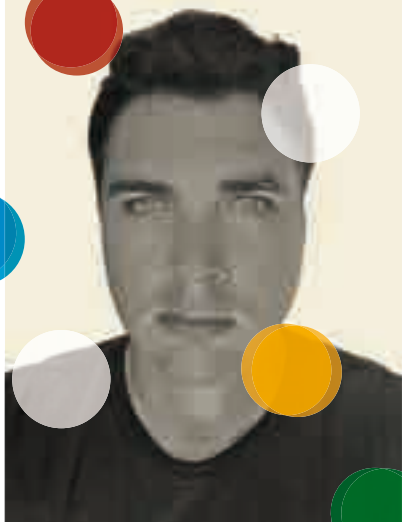
风云专访

'Personal Connection'

CONOR DUNN

采访 | 吴靖阳 Raymond

撰文 | 黄婉文 Fiona



在不同国家教学过后 Conor Dunn 在去年选择来到了 HFI。因为他的专业是教育学，所以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工作。当时他的工作是在贫民区进行支教，给学生提供课上和课后的帮助。八年前，他还去了南韩一个中学教英语，又回费城老家当了六年的历史老师，而去年虽然疫情造成了许多出行的不便，但他最终尘埃落定来到了中国广州。

Mr. Dunn 说他其实很早就有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所以这次来到 HFI 也是实现了他当年的一个梦想——在完全不同文化的国家住上一段时间，感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他七年前就来过一次中国，当时做了一个月的背包客去了西安和北京，到处走走看看。

提及为什么选择教育学并成为了一名历史老师，Mr. Dunn 则说他的母亲给了他很大的选择专业上的帮助和支持。他说其实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决定当老师。他的大哥很优秀，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大学，但在选专业上犹豫不决。所以他的母亲就给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分析了他们的优劣势，询问他们喜欢什么，有什么爱好，给他们做长期的发展规划。由于 Mr. Dunn 从小到大擅长公共演讲，同时对历史也感兴趣，对法律，政策和教育也有知识储备。与我们类似，他高中开始就发展他的这些爱好，包括他的选课和课外活动都围绕这些展开，他说这样也能更好的写一份简历和文书。

Mr. Dunn 对历史的爱好其实没有特别的事件和所谓的“切入点”，他一直对历史电影和某一个具体时期的历史书籍很感兴趣，同时他也会看很多纪录片和电视剧去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和不同的思考方式。

Mr. Dunn 在 HFI 教授 AP 艺术史和世界史，当我们问到他能否给世界史和艺术史学生一些学习历史的技巧。他告诉我们学习历史最好的方法并不是什么具体的做题或者记忆技巧，人的记忆量是有限的，技巧和背诵的知识很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丢失。他承认艺术史和世界史的信息很多，学的很累，但这都是一个原因导致的：学生很难与历史事件，历史任务有 personal connection。尽管做到这点很难，Mr. Dunn 还是非常建议学生将自身带入历史学习，想想这些历史人物在想什么，从而侧面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

“We never know someone's experience until you walk a mile in their shoes” Mr. Dunn 说他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把自己“put myself into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这样的沉浸式学习有利于他获得全新的历史视角，去了解历史人物真正的所思所想。他认为历史是 beyond observation 的，仅仅通过简单地观察人们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成就是远远不够的。


提到广东的时候，Mr. Dunn 指出他来广东还没有多久，还是一个正在摸索阶段的新人。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广东特色就是用茶来洗碗，这是他看他的一个广东朋友做的，他觉得特别。

“我还在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多元的社会”。作为一个历史学者，Mr. Dunn 一直在摸索不同的文化。


Mr. Dunn 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在他 12 或 13 岁的时候，欧洲联赛引入了美国，当时他很难选择一支欧洲足球队支持。回忆起他第一次看利物浦比赛的时候，他的语气里还藏着一些惊喜。“当时看利物浦和另外一支球赛比赛的时候，我和我的兄弟在猜哪一队会赢，我选了暂时领先的那一队就是利物浦，结果最后利物浦就赢了。”其实与利物浦的关系还大有缘故，Mr. Dunn 的祖上是爱尔兰人，曾经在利物浦的船坞工厂工作，所以他对这只球队也因此有了情感牵连。后来他陪伴了利物浦经历了很多起伏，也成为了利物浦的一大粉丝。



番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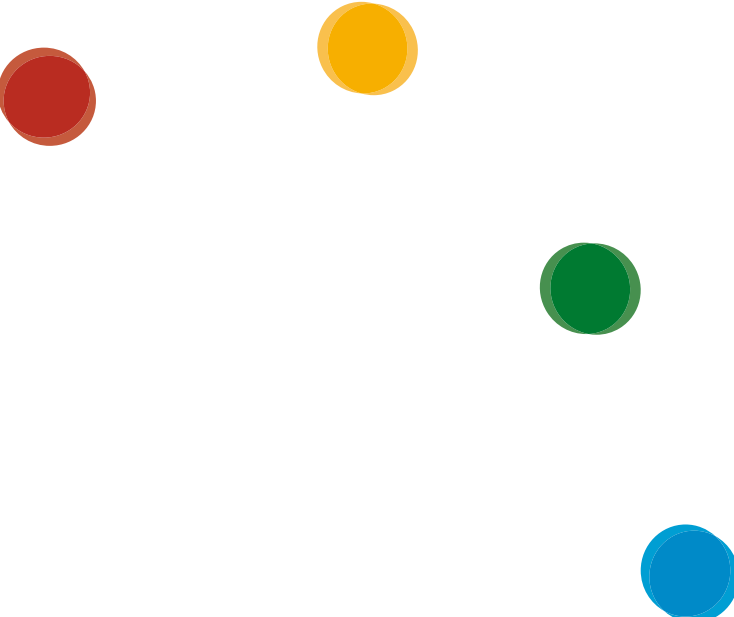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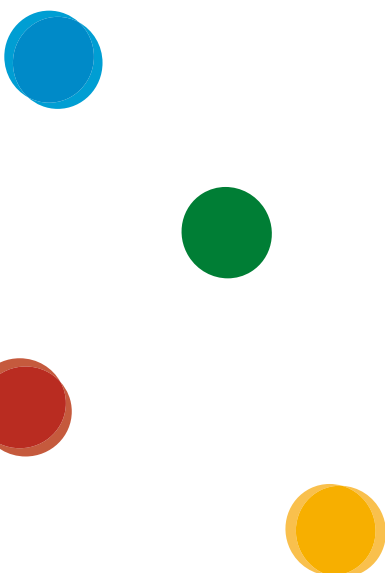


对于他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我问他是否有遇到语言上的困难：



Mr. Dunn 笑了笑，似乎这些问题对他来说都不算是问题。他说他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会有朋友翻译，自己出去的时候能灵活使用翻译软件。他随后还给我们展示了他手机上的淘宝软件，他按了一下屏幕右下角地翻译按钮，整个屏幕的中文就翻译成了英文。科技的发展使语言不再是一个困难。他计划未来会学习说中文，他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

提及 Mr.Burger，他说他跟 Mr. Burger 是在他南韩工作的时候交的朋友，当时他们都是英语老师，在同一个城市但不在同一所学校教学，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很多南韩的老师现在还有联系，他们会定期在不同的地方见面叙旧，也有很多当时一起当老师的朋友也一起来到了中国。



新

象

Elicia 余少兰

HFI 中文物理教师



气

今年，新加入数学与科学组的 Elicia 接过上任“玛丽”的班，成为了高一中文物理的教师——一个 HFI 已经许多年没有更换过人选的职位。

采访 | Tommy 旷天岳

撰文 | Tommy 旷天岳

大学毕业后，Elicia 在南昌开始从事教师工作。一年后，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来到了广州，却没想到一呆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时间里她的经历十分丰富，在体制内普高，校外机构和一些国际学校，包括另外一所省教育厅直属高中的国际部都有过工作经验。当被问及为什么来到拒绝了省内其他一些国际学校的邀约而来到 HFI 时，她的回答是：“最后来到这里的话，是因为这里跟离家可能更近一点，然后听说（HFI 的）学生比较乖，比较聪明，所以我就来到了这里。”

对于 HFI 高一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安排，接触过体制内外多种教学模式的 Elicia 对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高是利用 2 年的时间学完 6 本书，挖的比较深。在别的国际学校使用的国际教材则相比人教版浅显许多，甚至还有一部分内容完全没有涉及。”因此，在她看来，HFI 的课程体系则是很好地兼顾了广度与深度，尤其适合这个阶段的国际学生：“相比较来说的话，我们的课程与普高相比来说没有那么深，但是会比他们更广。与别的国际学校相比，是从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更大。”

尽管如此，她话语中仍然透露着对教育行业的热情。大学期间，她因为热爱表达和教授别人而从事了兼职家教的工作；从中深深感受到了授人以渔和学生成绩提升的成就感之后，她便顺理成章地在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全职教师。令她尤为激动的是作为一个教师与学生共同进步，互相启发的感觉：“老师一年一年的工作是循环的，但是每年带的学生是不一样的，所以老师也喜欢遇到一些活跃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活跃度是会让老师也进步的。”

聊起对于同学们在高一阶段学好物理的建议，她则强调，对于这一阶段的物理学习，思想上的重视应当被摆在首位。“思想上应该要重视起来…可能初中的物理靠一些‘智商’就都可以拿到高分，但是高中的话是不行的，所以一定是有一定量的训练量在里面。”除此之外，她也表示同学们在策略上也要紧跟步伐：“在这里一定要跟上老师的节奏，老师平时的 PPT 以及作业一定要弄熟弄懂，这样对于应付考试来说才是稳妥的。”

今年，Elicia 在 HFI 设置了由年级中具有物理学科特长的同学们组成的物理助教组，旨在让优秀的同学辅导一些不太擅长物理的同学跟上进度，同时帮助同学们在考前进行高效复习：这是她的全新尝试。现在，高一的每个班都有了几位学生助教，已经投入工作。“以后（这个活动）我可能会一直引导下去，因为我每一届都要教高一学生的物理。我也希望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可以主动来问同学或问老师，让我们的 HFI 形成一个好的良性的学习环境。”

“这一届的学生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思想上的话活跃度很高，凝聚力也挺强的。”采访的最后她对本届 HFI 的高一学生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利用 HFI 的条件好好学习，走向世界。

回到老地方 · Ken 谢楠 · AP Chemistry 教师

采访 | 吴靖阳 Raymond

撰文 | 吴靖阳 Raymond

兜兜转转，Ken 回到了他曾经摸爬滚打三年的地方。作为 2014 届 Thoreau 班的毕业生，Ken 感慨 HFI 的校园光景已经和往日大为不同。不论是多年留美生活，还是接手 AP 化学课程教学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里，他都在不断适应环境。

“刚回来我真的没办法管 Mr. Six 叫 Damon，尽管他真的很和蔼可亲” Ken 每谈到自己的口癖总是有些无奈，“和之前的老师平起平坐让我挺难适应的。”

尽管如此，Ken 还是强调回 HFI 工作的想法早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

“我和几个 HFI 科任老师谈过我对未来的规划。我感觉相较其他的规划我更想做老师，回 HFI 貌似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读研期间，Ken 作为 Graduate Assistant 参加了学校的 Tutor 项目。“Yale 的课堂气氛很活跃，互动很多。但是实验室的同事就比较卷了，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所以我们平时交流反而不多。”因为平时更喜欢回教室而非实验室，Ken 清楚自己喜爱教学甚于科研：这多少坚定了他成为一名教师的想法。

回到老地方，Ken 也给正在挣扎学业的 AP kids 们带来了一些建议。

“Really?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 GPA 好拿很多的啦” Ken 窃笑道。从一个测试并没有 Form/Sum 之分，考勤作业 uniform 统统都计分的年代走来，Ken 倡议学生们更重视求知而不仅仅是学习的过程。在他眼里，学习的 incentive 总与考试分数成正比。“在 Yale, survive 大一的学生普遍基础都很扎实，他们都很乐观、享受学习，对成绩反倒不那么重视”，Ken 希望 HFI 的学生们都能对学习和生活抱有热情。

说到化学课，Ken 对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表达了高度的肯定，同时表示自己将继续把教学热情传递给学生们。“化学是积累性的学科，从来不会单独考察一个单元”他强调化学学习的难点在于对联想能力和组织有序的知识框架的高要求，“但是只要扎实和积极地学习，你总可以找到门路。”

Ken 的第二条建议是：学语言要多读多看多记。

HFI 有金句“不背单词是没有前途的。”对此 Ken 深有体会：“我之前是个坏学生我是个不喜欢背单词的学生。高二期末，Delia 很仁慈地勉强给了我一个 90，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分数了…所以同学们要勤背单词！”

同时，Ken 也坚持认为这条建议绝不仅仅适用于课堂学习。

对 Ken 有了解的学生们会知道他的另一面：日语 N1、机战番爱好者、胶佬。相比 HFI 公认的 GPA 杀手 General English，日语学习在 Ken 看来亦有相同之处。

“学日语是我小时候的兴趣，仅仅是因为看番的时候想听懂，拼高达的时候想看懂” Ken 自曝最初考 N1 的时候阅读和语法很差，但听力在他看来易如反掌。

“多练习对语言听力是有效果的，对语法和阅读也一样。”

采访的最后，Ken 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在 HFI 的学习生活，也期待在和同事（老师）们的相处中学到更多。

采访花絮：

关于 Ken 的微信名：

“哎呀，你们为什么总是喜欢关注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好吧，楠少是我家里人在我小时候对我的称呼；小爷是我的自称；浪？懂得都懂。当然，我现在早就不这样自己称呼自己了啦。”



Why did I get an offer to teach high school? I don't know, no idea whatsoever. I was really qualified to do that at the time.

Michael Cooke
HFI AP Lang/English 12 教师

Michael Cooke 在获得了英语文学的学士学位以后，2010 年来到中国北京。在大兴区的一家幼儿园，他发现自己被教育的乐趣和孩子们的可爱迷住，便走进了当时还正如日中天的教培行业；随后又成为了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团队的一员。之后几年他又辗转人大附中等校，并最终在今年夏天来到广州，加入了 HFI 的大家庭。

Cooke 说，他常努力使显得滑稽：曾经在北京教授戏剧的经历使得他“可以随时装的像个小丑”。当被问及是否可以举出“伪装”滑稽的往事时，他马上就拿出了小丑似的浮夸表情，半开玩笑地说被这一“尖锐问题”所惊讶。他同时也是一个热爱探索的人。

在亚洲这十一年里，他在北京学会了中文，曾经到过贵州毕节参与夏令营项目筹备和幕后工作，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美国人学校留下过教授经历，还在工作之余完成了诺丁汉大学和摩尔兰大学函授硕士项目，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今年他放弃了一份来自南京的邀约，在南中国的广州继续自己的教职生涯。他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不想再去面对那些寒冷的冬天了。

现在 Cooke 在 HFI 教授两门课程——AP Lang 和 English 12。至于 AP Lang 是否是一门难度十分大的课，他不假思索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他看来，对于非英语母语使用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是一门需要学生跳出思维定式的课程，没有任何一道题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他用“光谱”来形容文章的评价标准，强调分数的高低正是取决于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如何切题回答。

谈及对于学好这门课的建议，他则认为学生需要多关注时事，保持思考，多提问……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抛弃懒惰的思维，学会挑战一切事物：“…问多些问题，挑战别人。是的，挑战。不要只是简单地接受答案…我们的确可以在课上教授那些写作和答题技巧，但如果你不能够全方位地思考问题，我们的教学也将变得难以开展。”

至于他所教授的另一门课 12 年级英语，他则认为，对于一些高三的同学们来说也不失为一个合适的选项。“这样（放弃 AP 难度的英语）的舍弃也能带来一些好处。高三的同学们非常忙，甚至常常容易被（各方面的）压力弄的不知所措。”选择一门非 AP 难度的英语课也能够给高三的同学们在其他科目上更大的空间。“英语对于你们也许不是一个最优先的选项，你们需要在高三同时接触点别的课程。”

最后 Cooke 表示，尽管新加入两个月的他目前还正在适应 HFI 的新工作和生活，但是同学们的认真精神和热切追求也在不断地激励着他。他怀着热情投入教学工作中，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好的表现。“我知道，我现在正在不断地提升和进步——我已经对于学校的运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了。我想，第二个学期的教学应该可以迎来一个大跨越。”

采访 | 旷天岳 Tommy
撰文 | 旷天岳 Tommy

探索，挑战



A decorative graphic featuring the text '妙笔生花' in a bold, teal font. The text is centered and sits on a dark blue, elongated shadow. Surrounding the text are several light blue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and a small white circle with a blue outline. One large circle is on the left, another large one is on the right, and a smaller one is above the text.

妙笔生花

记：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So we beat on,

Boas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于是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不断被浪潮排回往昔的岁月。

爵士时代和 巴黎午后的废墟

文 | 黄婉文 Fiona

也许是刚下过小雨，周围已经枯黄的草坪上都浸满了露珠，我回

头看这块住满亡魂的墓地。这里过于安静，他们似乎像被拘束在一段时空里，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一个人都没有，又有无数的人曾经亦或者是现在存在于此。

墓前的石碑刻着那句曾经风靡天下的名句。多年以后回想起了他笔下的盖茨比，竟是他预言的他自己最后落魄的结局。

人们指责他将自己燃烧的青春在身上脱下，赤裸裸地漫步在拜金主义地大道上却全然不知，最终这样卑劣的结局是罪有应。当初我也是这么认为地，但我认为也许这里就是司各特最好的结局。无限循环的人生，从衰落到繁荣，从繁荣又到衰落，我们最终都无法恒定一个结局。而我认为司各特最终回归到了平静。

穷尽一生奋力向前，反抗者命运和社会的逆水行舟，看似实现了心中的梦想，但到头来也不是一场空，终究回归到了零点。

但我认为他不该如此。

离开墓地的那一刻，我与他的故事也因此再次被提起。

1957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在马里兰州边上的小镇度假。趁着日落之际，我独自驱车前往马克维尔的圣玛丽天主教堂公墓。经过几番周转，很庆幸，我的好友司各特终于有了一个归宿。在车上我回想起他刚去世时候发生的故事，一眨眼已经十年过去了。那时候泽尔达曾试图把他埋葬到家族公墓那边，但教会考虑到司各特的声望犹豫不决，说他“没有定期去教堂忏悔和领圣餐，不适合被埋在此神圣的地方”。这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泽尔达一听就不乐意了，一个外表堂堂的大小姐居然要跟教父打起来，想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泽尔达就只能把他停留在一英里远的罗克韦尔公墓。

直到今年十一月，斯科蒂总算把他们成功地迁回到了圣玛丽家族的墓地里，为了让他们一直在一起——她维持了原来棺木沉眠的位置，泽尔达还是在上面。（泽尔达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只买了一个单人墓穴——所以当八年之后她去世的时候，必须埋在她的上面。他们把他的棺材挖了出来，挖了一个更深的棺穴，然后再把他们两具棺材给放了回去）有时我很好奇，她是否对《了不起的盖茨比》有所不满，以至于将它切成了碎片。

一路上思绪很多，但很快就到达公墓。司各特夫妇的墓很好认，只需要看墓前是否有一块巨大的大理石。我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墓，这里很冷清，不同于奥斯卡王尔德的墓，上面印满了口红吻痕以表示粉丝的致敬，司各特的墓上仅有寥寥无几干枯的玫瑰，不过一想也对，在生命最后几年的司各特早已不是发表《人间天堂》时，意气风发拥有大批女读者的他。

我在墓碑前摆上一朵在路上花店顺路买的一朵白玫瑰。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他。平心而论，他是有些太过多愁善感，以及优柔寡断。

在丁香园的咖啡馆里，我们有葡萄牙牡蛎和冰镇白葡萄酒，这是巴黎的一个还说的过去的午后，晚霞给对街的旧旅店镀上一层虚假的金色，保金·魏尔伦就是在那家旅店二楼拐角的房间里死去的。他们发现他时，他桌上放着一封匿名信。

“酒精有害于我的脾胃。”司各特说。

“哦，得了。”我说，“别这么疑神疑鬼！只是一点点葡萄酒，不会杀了你。”

也许是上一次醉酒的悲惨遭遇把他变成惊弓之鸟。你知道，他醉倒时满脸惨白，毫无血色，几乎像个死去的十字军小骑士倒在墓穴里。

这一回，他又喝了太多的甜葡萄酒，他醉了。醉后忏悔是他一向保留的剧目。他问我是否害怕死去，我说有的时候更怕些，别的时候又不那么怕。

过了一会，他倚靠在窗的一侧，与平日相比有些安静异常，我认为他只是大量酒精让他沉醉于梦的温柔乡无法自拔。

“钱，该死的钱！”他状若痛苦地掩面，“我浑身上下都是腐烂的铜臭味。”

金钱的效用彰显在他身上，正有如魔怔。他既无法对它的引诱视而不见，而又对自己的沉沦深感困惑。

一旦钱到手，他会一溜烟地把它花光（更准确地说是泽尔达总有法子不动一根指头，让他乖乖替她把那些钱都挥霍光。好像她生来就是为了挥霍地，而他生来就不会拒绝她似的）。当她开始新一轮的对于手头拮据的抱怨，他就不得不往返奔波于报社，出版社，写一些庸俗而畅销的稿件用于偿还债务。通胀率把我们变成朝生暮死的物质奴隶，这是我们时代的通病。

他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写那些他以为能更快赚到钱的东西，一些批量生产，精心修饰，而事实上一文不名的货色。他不该放纵他自己，把才华空耗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作家并非笼中之鸟，但也应当懂得爱惜羽毛。如果身为作家，却不再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甚至不再敢于执笔写作，那么毫无疑问，他的生涯到此也就终结了。充其量不过是在棺中舞蹈的死尸。

我时常回忆起我们的初次见面。事实上，那并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酒馆里已经有我的几个朋友等我那里。也许是珀金斯或者其他什么人，站起来，向我引荐说：“这是司各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我才注意到他。他中等个头，金发，有着从南卡罗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所有男人都会妒忌的鼻梁，以及鼻子下面那在我看来更适合放在姑娘脸上的嘴唇。要说他英俊，倒不如说他漂亮。像是人人都该读过的小说《漂亮朋友》里的男主角。

他太过出众的外表导致我对他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料定他是个拿枪拿掉的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对他并没有多好的第一印象，后来我才明白外表是会蒙蔽人的，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事实上他是堪称稀罕的正派君子，为人诚恳，单纯有余。

有段时间我们往来相当密切，但我的无心之言常常轻易的挫伤他的自尊心，我经常反思这一点，我是否对他过于苛刻，我是否了解他的秉性。他如果无法从旁人那里获得足够的认可，他就怀疑他的作品的价值，进而怀疑他自己的才能。

我并不否认他的才能，他曾经写过一些不错不错的短篇小说，以及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确实值得长久流传的长篇作

品，他才华横溢，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按理说他道路绝不应该止步于此，除非路上有着难以排除的障碍。

谈起司各特的爱情正如他的小说一样迷幻且充满浪漫主义，不过是哲学家和新潮女郎的爱情故事，一个来自北方落寞家庭的穷小子爱上了那个耀眼美丽且个性十足的南方姑娘的故事，他向我描述他与泽尔达初次邂逅的故事的时候在我看来也格外魔幻，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依稀的几个词语也够他说个半辈子，月夜下，舞池中心，漂亮姑娘，当然还有相互纵容的爱意。

她的妻子是亚拉巴马州驰名的爱人，驰名的成都绝不亚于卡拉维拉斯的跳蛙。一头动人的金发，虽然后来毁于一次极为失败的烫发。

作为妻子，泽尔达显然并不陈智。我认为她是一个恶毒的吸血鬼，她尽其所能地扰乱司各特，使他不能安心创作。但是她懂得玩弄一些卑劣的伎俩，使他时刻处在患得患失之中寸步不敢离她而去。

她还时常无情地贬低他，声称他的作品一文不值。如他所愿，这些话令他一蹶不振。

谁都能看出她的舌头被谎言之神附了体，可怜的司各特，只有他还对她言听计从，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我曾不止一次警告过他这一点，但他认为我的话荒谬至极，几乎是一派胡言。

“相信我，司各特，”我说，“泽尔达不吸干你的最后一滴血绝不肯罢休，她嫉妒你嫉妒到发狂，她想要把你毁了。”

“这不可能，她体贴入微又让人省心，和她相处总是愉快的”他喃喃自语到，“更何况我自理没那么软弱，不会轻易让女

人把我毁灭。

他太高看毁灭他的一种方式，就是让他把软弱当成一种不自知的习惯。

“看来她把你给蛊惑了”我说，“不得不承认，她真有蛊惑人心的魔力，她像海妖似的在你枕边唱歌，你的小船要是撞上暗礁沉下，她会在暗中窃笑的。”

“蛊惑？！不要说的那么难听。”他显然对我的说辞有些不满，“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促使我们相互吸引。”

我也不是没有找泽尔达聊过，对于泽尔达这个女人我难以正面直视，正是因为她身上透露出来有异于司各特的腐朽金钱气息导致的自得，她也不耐于见我，每次我与她的谈话总是匆匆而止。

他不喜欢我新写的那篇和非洲狩猎有关的小说，他认为里面掺和了我对他恶毒的嘲讽，我不否认其中包含讽刺的意味，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明白，我绝无此意。

“你该要了解这一点，我说能够决定你作品价值的，不是出版社，也不是评论界诗歌的，而是你自己，司各特。”你要为自己足够的心理暗示，这件事必定会做成，一定能做成，你必须有这样的一种信念。”

“欧内斯特，你说的对”，他摇摇头，“但我不是你，我也绝无法成为你。”那时我不太理解他话中的含义，我费了一番口舌向他解释，他不必成为我而应该成为他自己，时隔多年，我终于为当初的轻率而深感懊悔。

那段时间是他事业的低谷期，曾经他的一夜成名有多轰动如

今的他就有多落魄，多寂寂无名，而这是他所无法忍受的，因为他在喧闹的晚宴上太久导致他享受那种气氛，享受万人追捧。但慢慢他就感到无所适从。

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不得不搁置他的写作计划，前往北部山区疗养院，我去探望他，轻易从他脸上读出沉重和懊悔即使他竭力表现得很愉快。

“欧内斯特，也许你是对的，泽尔达确实病了，但我会想办法，另请一位高明的医生把它治好，到时候一切都会好转的。”

那时候他对未来所抱有的看法依然是积极乐观的看不出自曝自己的任何先兆，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总是先看到世界美好的一面，而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他真实的一面。

“我记得你喜欢钓鱼，等到明年夏天我们可以再去一趟法国乡下，带上威士忌去里昂，我们把附近的海河钓一遍，”他说，“我看了你写的那个与大鱼搏斗的故事再精彩，不过老实说，我多希望将来我笔下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一向对我的作品赞叹有加，自始至终我明白这一点，作为礼尚往来，也许我本该应该给他一更多的正向的评价，我却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他最伟大的著作是他未还未写完的下一部著作，在此之前一切恭维都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如果他的人生不那么短促，也许他会写成的，一直以来我都这么相信着，但酒精背叛了他。使他在过早的年龄命丧黄泉，那是他的不幸，但我的枪实中忠诚于我，他给予我这样的一种权利，何时我开始变得软弱，何时我就用它来使用来让自己寿终正寝。

我们奋力向前如逆水行舟，注定要不断的退回过去，他失去了飞行的能力，因为他对飞行的爱已经消失，他只能回忆自己此前如何踏水无痕。

有一件事情一直没讲，在司各特去世后我曾去与泽尔达聊过。

那天正是她为了菲茨的墓跟教主吵了一架，据我的朋友所说，“气的火冒三丈，似乎眼里容不下任何人”。我能懂她心里不好受，更何况我一直想找人聊聊司各特，便出门去找她。

后来我在沿河的雕塑下找到了她。那时的她正被烟雾包裹，听到我来“关心”她，她大笑的点起一支烟，微岸的火将她的金发镀上了神明似的光芒。她说，这不是真的，报纸上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她不是一心求死，而是渴望生活的。夜幕中她的双眼燃起一片沉默的野火。

我徒劳无力，我只想说，我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关于西海岸的派对，失窃的日记本和吞噬灵魂的大火。可惜我不能，由于时间精密机械的法则不可为任何人所打破，最终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是望着她，我不在等待那团火燃烧殆尽，她就会永远燃烧下去，指导吞掉整个加利福尼亚州与纽约，整个美利坚，整个太阳系与整个宇宙。

可我知道这一切已经晚了。我想我不确实不应该相信评论家和报纸上讲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我想象的恶劣。如今我意识到那帮缺德的家伙永远都不会想到，泽尔达并不是她们想象中的只会拜金的“吸血鬼”。

泽尔达走后的那一段日子，周围的人很少再提起杰拉德夫妻，似乎他们从未存在过。也许我们的生活也不像是后来评论家讲的爵士时代，并没有人们想象的疯狂和潇洒。后来我醒过来了，也许曾经的酒精，舞会不存在，也许巴黎不存在，午后也不存在，酒精，聚会，也许我也不存在。我曾经提笔想随便写点什么纪念这个华而不实的时代，也许作品名字就叫什么《消失的外乡人》什么的，但我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写下这篇东西。最后我得出了重要结论——那么这件事就从未发生，也没有被写下来，要么他们写下来后忘记放在哪儿了，或者是觉得写的不好，就给扔废纸篓里了。就像许许多多回忆，不管是好的坏的，通通抛去脑后，从此它们就和我们一起，不知不觉中永远被封锁在一去不复返的往昔岁月里。

追寻

梦

残梦

追寻

残梦

追寻

文 | 陈思诺 Snow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师兄，长安的冬日风很冷，今日忽然想起和你在洛阳喝酒的日子。

天宝三载，公元 744 年，尚处青壮年的杜甫在洛阳某不知名酒馆遇到了比他大十一岁的太白兄。

“哥，怎么写诗？”

“喝酒。”

“那写不出来怎么办？”

“多喝酒。”

“哥，求你了，这条街的酒吧我包了”

李白仰头，又是一杯酒。然后给杜甫强烈推荐了复古大师陈子昂。

洛阳城里人山人海，车来车往，长灯明明暗暗亮了不知多久，李白安安静静的一杯换一杯，杜甫认认真真的一页翻一页。

往后的日子里，洛阳的灯火成了杜子美最深切的追忆。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

师兄，近来无你消息。听说你被流放，我不知你在哪，我只希望你平安。

安史之乱，李白被流放夜郎，杜甫也四处逃难，像没有归途的鸟雀，连悲伤都碎的零散。

他在秋天听到他师兄被流放的消息，他在秦州为他师兄忧心了很久。他怕他冷，他怕他过的河太险，他怕没有他的日子，师兄过汨罗江就只能和屈子聊天了，他

怕有小人算计，他怕有人心怀鬼胎，他怕意外比明天先来。

他挨过了几个冬季，苍生难安的苦，他比谁都懂。从“朱门酒肉臭”，到“三吏三别”，年少时他雄心壮志，纯粹热血，他不明白李白为什么整天烂醉度日，为什么迷信道教。

而长安十年，是他窥尽万般苍生苦的十年，是他理解李白的十年，也是他思念李白的十年。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师兄，还是无你消息，倒是常听到有人议论你到底该不该杀。

我在浣花溪畔的茅屋时常漏雨，还有小孩子来偷茅草，不知道你过的怎样。常常梦到从前一同出游的岁月，和你。

公元 761 年的老杜在成都。他总想起年少时的日子。开封，泗水，山东，和李白有关的故地与故事是在他梦里一遍一遍回放的电影。公元 745 年，秋。李师兄要南下，他寡言，只是喝酒，安静的看着眼前的小师弟。

“且尽手中杯”后，二人再无相见。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师兄，我这一生，都在追寻。我到洛阳与你寻酒喝，我去到你来过的长安，我拿尊严换饭吃，我看到百姓心酸，看到生灵涂炭。我惦念着从前的岁月与你。

师兄，回匡山吧，你少年读书的地方。这里有酒，有我。公元 762 年，杜甫的李师兄在宣城离世，他没能看到师弟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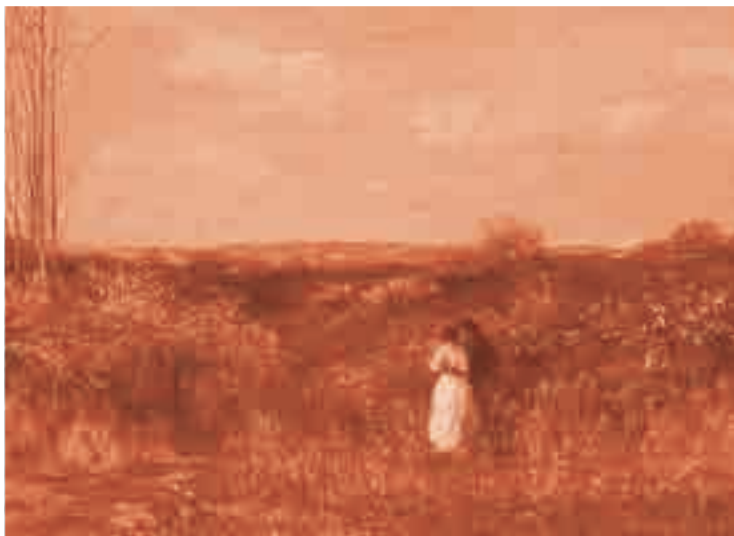
吾不复梦见 久矣

名
文

1

我感到很平静，于是我梦见了何。

我们摘下木头屋檐下的红灯笼，在夜里跑出村庄，到流淌星光的河里放下钓竿。我的一样又一样的小物件被何挂在钩子上放进了水里，波光粼粼的水里。红的，蓝的，记不清样子的，在水里缓缓地游。锋利的什么东西在何清瘦白皙的小臂上划拉开一道小小的粉红的口子。他站在萤火虫草丛里低下头看我。我满含着愧疚的泪水，把眼睛埋在他的伤口上，用睫毛吻它。他这样弯下身子笑了，投影在草地上罩住了我。



我们在大街边上收拾背包。夜染成了最深的黑色。远处有微醺的暖橘色路灯亮着，但很微弱。我低着头默不作声地收着，旁边忽然多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人群又散了，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地往外走着。我看见了何，堂而皇之跑去拉住他裹在长袖里瘦的可怜的胳膊。我们走到人群旁边去面对面站着。我说你现在觉得怎样？他说我想的正是你所想的。我说是那么一回事吗？他说就是那么一回事。那怎么办？我问完笑了，说我们猜拳吧。他也笑了，说我有办法赢你。我心想我也有的是办法赢你。

在这样一片昏黄的夜色中我顿悟他话中的含义，然而立刻便从梦中醒来了。

2

我最近一次见到她，是在梦里某个荒诞的节点。

不知为何，偶遇后我们义无反顾地逃了。或者说，出游。她说我带你去个地方吧。走了很远，去到一座山丘，只有寥寥几棵树几株草，很荒芜，几乎是沙丘。风沙迷眼且猛烈，我们踉跄地相扶着上山，眼缝眯成细细的一条。

走到坡上，脚下忽而多出不少堆起来的灰烬，白色的黑色的错杂不已，像是什么东西燃烧之后留下的；遍地都是，几乎无处落脚。山顶能落脚的只有一截窄窄的黄土，边上有一堵矮墙，我紧紧地攥着同伴的手，却也被挤得大半边身体靠在墙上，险些滑步摔下。

正在我为站立不稳而彷徨失措时，耳边忽然传来一种似佛教寺庙里的钟声，悠长又浑厚。我扭头一看才发现旁边是座山，林木葱郁，光从层叠的叶浪中透射下来，几乎有些神圣。山上设一座祭坛，底下无数级阶梯，两边石柱林立。穿着像是祭祀的人话语未落，声音已越过群山叠木。

那一瞬间古老宗教和现代文明的冲撞让我觉得眩晕，意识到我和朋友已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某种神秘的庆典，而她对于整个仪式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因为女祭祀念出了朋友的名字，语气隆重如加冕。



我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快乐击中了，那种快乐是因为我找不到自己价值而迷失的朋友被肯定。我看到在身旁她重新容光焕发起来，脸上浮现出多年来从未有过如此发自肺腑而灿烂的笑容。

我牵着她走下沙丘。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脚下的灰烬，发现路上忽然多出无尽的白骨。我错愕，但错愕仍未能胜喜悦，于是脚步还轻快地走过。脚掌落在黄土地的触感告诉我，山的脊梁就像一头龙的脊梁一样，我仿佛能感觉到它在呼吸。我的心忽然笼罩在无限的犹疑中。在荒芜的白沙中我唯一确定的就是手里攥着的她的手，然而下一刻我们便已经走散。

只是一瞬间，我的手里空无一物只剩眼泪。

地平线忽地拉远，低头顿觉脚下土地已延伸千里。远远地，我看见她被困在一堆白骨之间，身处极陡峭的斜坡，手撑在沙丘上仍然不住地下滑，她翻起手心一看已经磨得鲜红破皮，绝望地大哭起来。

我毫无办法，眼睁睁地看她滑落下去，杳无音信了。

视野回落，我还站在原点。我知道我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去寻找她。这段路会险象环生，有沙丘，白骨，衔尾蛇和夜晚的异域城邦。

但我的身边逐渐簇拥起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他们的挽留，我越来越难返回去寻找她。

在迷失中我醒了。

这真的是春秋大梦，以至于我当初醒了但还没完全醒。

只记得那种把她的手攥在手里，觉得无比高兴，想要给她整个世界的感觉。

3

我梦见他得了渐冻症。他快死了的时候，我去看他。

我俩已经未有大半年联系。进门后他问我，你是不是认错人了，真知道我是谁吗？他在病床上憔悴得不甚光彩，我想起他平日里自尊极强的模样，但还是说：豚，是你吗？

他没接话。过了一会，又说，其实我并不很想见你了。我也没接话。他没开口，但他失联后我所未能了解的经历开始在我的脑子里闪回，伴随着他本人在我耳边絮絮叨叨的陈述，最后还是归于沉默。

他定定地看着我，没说再见，我于是知道了我会是他此生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我看着他开始衰退，身形越来越小，变成侏儒，猫头鹰，最后是一只飞蛾停歇在一本棕色精装的大部头名著上，眼睛也闭上了。

我流着泪，心想渐冻症不应该是如此死去，而他不应该是如此死去。然而在我在最后一点泪水中朦胧地瞥见的是，年轻的故人早已消散在空中。

DANCE

文 | 王子鹏 Presley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尼采



我曾想，是否该飘落下来，享受在那一刻起舞？

可那样的话，我终会落到地上，被世人所忘却，消失在这世上。

有谁会记得我呢？

我看了看周围和我一样的朋友们：它们有些轻松至极，好像这世界与它们无关一般；有些显得焦灼无比，有些十分紧张，有些严阵以待……

可在这世上，大部分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此刻，上方一大片阴影笼罩着我们——我知道我没有时间再做无意义的犹豫了。

准备……

那只手缓缓地移动向这簇杂乱无章的头发，在上方一掠而过，我和我那些朋友们从头发上分离，随风飘着。

阳光下，一颗颗，一粒粒的“雪花”飘在空中，凄凉而优美，朝着不同方向飞去，就如是在跳舞一样……这仿佛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吧。

我们起舞了，只不过舞姿不同罢了。



我们坐着马车路过平原上孤独的树时的故事

文 | 赵子墨 Monica

白色马车从远处来
沿着没有车辙的柏油路
绕着圈
一圈又一圈
进行一场无意义的远征

彼时我们穿着白色的裙子正坐在敞篷的马车里享受下午的阳光，我们三人和燕尾服先生相约寻找一棵红色的树。根据博学的燕尾服先生的话，这片土地一直流传着红色的树下侧卧着智者的传说，却从没有人能说清楚智者是谁，红色的树在哪里。我的同伴们似乎对于找到这棵树颇有信心，而我却不以为然：现在是春天，又从哪里找一棵红色的树呢？樱花大约开在这个时节，相传其花瓣是由武士的鲜血染红的。可盛开的樱花是粉色的，并不是深红的。这大约是燕尾服先生为了说服我们出来而编造的理由吧，否则为何马车上准备了野餐的东西呢？所以当我看见平原上那棵树的时候，并不觉得是一个能找到那棵树的兆头。毕竟这棵树正长出嫩绿色的新芽，和传说中夕阳般浓烈的红色相去甚远。不过，我确实看见了一块金字塔的形状的石头，石头的颜色是一种淡淡的蓝中混着点紫罗兰的颜色，而我的同伴却没有看到，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

燕尾服先生家的车夫却惊奇地告诉我们这棵树去年并不存在，这消息使我的同伴们决定一探究竟。我只能随他们下车，和他们一起观察这棵树的树干和树叶。

我们研究了这棵树红褐色的枝干和若干椭圆形的疤痕，拽下一根垂下的枝桠仔细欣赏黄色的新芽和青色的新叶。这棵树的确有深红色的枝干，却并不是颜料罐里那样浓艳的颜色。

白色渴望拥有颜色
她拒绝空白

我们决定在树荫下享受我们准备的野餐。我本以为我们确实是在寻找传说中火红的树和树下的智者，因此我甚至抱着与智者畅谈一番的隐秘期待。不过我的同伴们似乎更享受这种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只能选择倚这树干观察那块淡蓝色的石头。

若我松手，叶子便会掉下
金色竹杖插进深蓝色的大地
蓝色在流动
树叶是一种美丽的珊瑚红
枝干好似朱砂
智者在树下闭目侧卧

他微掀眼帘，娓娓道来他的故事

美好的远古时期
我头戴花冠
手执金杖
脚踩青青草地

我置身于宫殿中
焚香与仪式将我隔绝于世外
人们默诵我的话

我的宝位于世界中央
繁华已不配做其妆点
金色的枝叶蜿蜒在扶手
闪耀的宝石盖过了星光

在无尽的枯坐里
我逐渐老去
我深情地凝视着世界
直到我无法呼吸

朱砂便是干涸的生命，我只能呜咽。

智者笑道：

请不要在我墓前哭泣
黄昏与黎明同在

宝座虚悬
只待他人登顶

我如一阵风
飘去
不愿再来

黄昏时，我被燕尾服先生叫醒。天空被夕阳染红，这棵绿色的树也被夕阳染红。真是奇怪，明明是她们对验证传说最兴致勃勃，却因为几份不再新鲜的巧克力蛋糕感到无尽的快乐。

粉红马车乘着夕阳
沿着笔直的路
消失在远方



壹

罗清是一位走下坡路的文字工作者。他今年 23 岁，文字工作者是罗清给自己的定位，而蒸蒸日上的世界给他贴上了昙花一现的标签。原因是他距上次产出惊艳作品，已过了半年之久。

罗清是个自由人。在那篇火遍世界的文章发表后，不乏大有名气的出版社向他递出橄榄枝，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宽适的工作条件和不菲的薪酬。

他一一回复了许多份落款着社长名字的邮件，每一封都亲自敲下：“谢谢，我不去。”这段时间里，他不是没有尝试过接续光芒，再次写稿发表。但几篇新鲜报道都石沉大海，埋在众多平凡的文字中，并未激起水花。

各大媒体早有耳闻当年罗清全盘拒绝了知名出版社的邀约，在国内最具权威的人文自然杂志《处境》最新一期中，撰写了“沉没的新媒体人”一盘点，细数不幸遭遇事业瓶颈的各大曾闪耀过的新星。

罗清看到自己的面孔占了大半页。

《处境》的特邀评论中写道：后起之秀罗清凭借《红庙》一文博得世界眼球，但也正是因为他探索的偶然性与自身文字功底的缺乏章法，注定他只会因自身好命爆红仅此一次。罗清再无法写出好文章！

红庙

文 | Scarlett

贰

罗清在大半年前遇见那座庙。他在滇南森林寻找素材。罗清厌倦了无处不在的城市结构分析、国内发展高度内卷等文，他逃向荒夷之地。年轻的罗清心想，就算葬身于奇鸟异兽之口，也不愿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慢性凋亡。

罗清在湿热的森林中探索漫步。进入森林内部，仿佛空间时空坐标系被全然打乱，他不再依靠被手汗浸染得生锈的指南针，而选择习得自然之语。罗清的手指间沾满了干湿混合的脏物，轻放在光滑的树皮上。手背的细纹和树干的纹路好像要连为一体，罗清闭上了眼睛。

等到再次睁开，他仿佛知晓了方向。

几天来，他就这么与树木快言畅谈，向着树告诉他的方向行进。一望无际的墨绿海洋在长风吹拂下翻滚波浪，罗清仰头喝下捏瘪的矿泉水瓶里最后一口水。

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只有泥土。

罗清蹒跚走到了一颗树下，仰头想看清它的全貌，却被透过叶片隙穿下的细密阳光闪到了眼。罗清愣了愣，随即低下头，眨了几下眼睛，便发觉温热的液体流过自己双颊。他呆立着，伸手去感受这股陌生细流是何物。收回时，罗清看到原本尘泥遍布的双手，只有感受液体的指尖被稀释了些许污浊，露出了他原本的肤色。

他慢慢地，照旧地，带着自己都未发觉的轻颤，又将手覆上了树干。指尖贴上树皮那瞬，罗清闭上了眼睛。

罗清全身只有触觉神经在传达信息。他心想，这将是自己交的最后一位朋友。在树叶伴着微风的沙沙轻响中，罗清带着笑，睁开双眼。

他在适应光明的过程中，恍恍惚惚透过树叶间的摇摆缝隙，却看到了一点他好似许久没有见过的颜色。

他还是慢慢地，不慌不忙。风吹动树叶，也拂过他的头发，衣服，裤脚，如同天地间只有罗清的肉体和千万根树干，亘古不变。

罗清看清了，那是抹朱红，在层层绿海身后。

他的灵魂深处，自从来到滇南森林就开始沉睡的几丝人文意识终于醒了。他抓起躺在泥土上的记事本，拨开层层叠叠深绿色的厚重枝叶，随着日光不定地打在他因为惊愕而有些扭曲的脸上，一摇一摆地跑向新生的红。

罗清在最后几层薄薄的树叶前停下了。他弯腰曲背，撑着双膝吐出粗气。

他看到下方已经遮不住的朱红庙宇基底。

罗清就盘坐在庙前的空地，在巴掌大的记事本上沾满泥土的纸页，完成了惊世骇俗之作。

叁

许多以吹毛求疵著称的批评家，面对罗清的《红庙》，难自禁地写出他们职业生涯中最欣赏的评语。

“从白雪阳春到下里巴人，无人能抵御《红庙》的触动，这是我从未料到的。”

“我无法描述自己的感受，因为全身的细胞此刻都为罗清笔下的描述震颤，经久不息。”

“这篇文章带来的最大冲击恰恰是无法言喻的。”

赞美辞的时效性很短，半年后就不见踪影了。

所以，他带着记事本，又坐上了向南的火车。

追寻大海

文 | 许志文 Owen

观《海贼王》有感



自由与浪漫编织而成的骷髅旗，在大海上迎风飘扬着。“司法岛事件”不愧于是尾田荣一郎创作的《海贼王》的巅峰，无论是铺垫、剧情、煽情都已巅峰造极。从229集开始，草帽一伙登上水之都，开始了“司法岛事件”的铺垫。接着从251集，为了救回罗宾，草帽一会前往司法岛，在那里与CP9进行激烈的战斗。最后313集到315集，草帽一会击败CP9，逃离司法岛，回到水之都，标志着“司法岛事件”落下帷幕。

“水之都事件”彻底改变了“恶魔之子”罗宾的命运，也改变了大海与她的羁绊。在罗宾从家乡逃离时，她扬帆远航，追寻着大海上的希望与伙伴；在无数次因自己的高额悬赏被伙伴背叛时，大海对她而言只是不断的欺骗与生存；最后在见到路飞等人在司法岛营救她的决心后，她再一次敢于追寻大海的自由与梦想。

童年：大海即希望

在罗宾的回忆中，她的家乡因为研究世界政府所禁止的“迷失的一百年历史”而被政府发动“屠魔令”，将被夷为平地。不忍罗宾被杀害的萨乌罗中将把罗宾救出，让她放下身后的一切，勇敢地出海，他鼓励罗宾：“大海是很广阔的，总有一天，会出现可以保护你的同伴。”八岁的罗宾，背对着火红的家乡与萨乌罗一动不动的身躯，面对宽阔无垠的大海，“特啦啦嘻嘻特啦啦嘻嘻”地笑着，充满苦难的双眼装着碧蓝而宽阔的瀚海，绝望而孤独的幼小心灵将投身于无边瀚海，寻找希望与伙伴。

笔者认为尾田对政治生态的讽刺在此处可见一斑。世界政府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家，利用媒体控制舆论导向，世界政府歪曲事实，宣扬罗宾的故乡“奥哈拉”的考古学家企图寻找毁灭世界的武器，让人们憎恶他们，而他们一切作为只是为了寻找这段“人类共同拥有的历史”而努力，现实的政治家也用这样的手段欺瞒人们盲目地相信政府。而政治阴谋的恶果便是让机敏的人们对浩大踏实的大地产生动摇，在谎言与毁灭的大网里无处可逃，只能如同罗宾一样，将希望寄托于大海。

逃亡：大海即逃离

在大海上的数年岁月，世人对她价值7800万贝利的人头蠢蠢欲动，她“恶魔之子”的称号让人闻风丧胆，不断地经历被背叛与逃离，她的世界充满黑暗。她不再相信“伙伴”的存在，大海不再是充满希望的天蓝色，而是雷霆乌云下的深不见底的黑色，随处可见的是背叛与欺瞒，窜逃与这样的大海上，罗宾在追寻着的只是苟且偷生。

尽管遇到了草帽一伙，她也在担心众人得知她的身份后，会抛弃她背叛她。这也不难解释她为何在水之都里主动被CP9抓走而恳求他们放过草帽一伙：与其被所爱之人抛弃，不如用牺牲换来他们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在司法岛上的一个她脸部的特写镜头中，她大喊：“就算你们人再好，要是这种事情（世界政府的抓捕）不断地发生，也会把我当成负担的，肯定会背叛我，弃我而去，我最害怕的是这个。”遇到了草帽一伙后，大海对于罗宾而言是依旧是黑暗与背叛。



读者不难在此窥探出尾田的正义观。笔者认为他所认可的正义是“模棱两可的正义”，即正义者拥有独立精神与思辨能力，对世间万物拥有自己的见解，而非对于所谓政府与海军绝对服从命令的正义。那些披着“正义”外皮的海军利用幼年罗宾对他人的信任来追捕她，不惜毁灭幼小的心灵对世界的善意，只是为了执行世人口中所谓的“正义”，却浑然忘记了诚实、同情这些美好品质。这样的海军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恐怖分子，打着最正义正义的旗号，实施着最恶魔的暴行，丧失了良心的“正义”便不再是正义。

救赎：大海即梦想

但是在司法岛的塔楼上，罗宾亲眼见到，在草帽路飞的指令下，狙击王射穿了象征着世界政府的旗帜，在塔楼的顶端的烈火中，世界政府的威胁化为虚有，化作灰烬散在空中，在一个烈火与罗宾脸部的叠化镜头中，她落下了眼泪，重重地打在了她冰冷已久的心上，解开了她的心结。在路飞的追问下，在一个高光的镜头里，她哭喊道：“要是真的可以许一个愿望的话，我想要活下去，把我也一起带去大海吧！”此时，泪如雨下的罗宾彻底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草帽一伙，她真的遇到了可以依靠的伙伴，黑暗的囚笼被打破，光明喷涌而进她的世界，此刻，大海被如日中天的草帽一伙的光辉所点亮，一切的暗涌都将流散，黑暗与背叛从她的心中抹去。站在顶塔双手仍被铐住的罗宾从未像这一刻一样自由与幸福过，对她而言，海蓝色是伙伴的颜色。

由此可见尾田将罗宾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人物设计成为历史学家是别有深意的。自古以来，历史的研究是十分危险的。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永远都是后朝写前朝，如《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明史》编修于乾隆年间。当朝或者当代的历史的披露往往会对当局的统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当朝的历史只能留有毫无顾忌的后朝人来写。而罗宾的故乡的历史学家便是因为研究海贼世界里的与世界政府阴谋行为相关的“一百年历史”而被完全抹去。而罗宾的自由是世界政府旗帜的烧毁，这正寓意着只有当局政府的高压被打破，历史学家的自由与梦想才可能得到实现。

结尾：大海的意义无限

无论司法岛一战的结果如何，罗宾的灵魂已经得到了救赎，她拥有了伙伴，自那以后，她所追寻的大海便是她的梦想与自由。罗宾加入的草帽一伙都在不停追寻着大海，想要成为这大海上的王者，那个最自由的人。尽管动漫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入流的青年亚文化，但是它却也承载着思想传递的重任。动漫能传递出漫画家对社会现象深刻的思考与可行之道，因此，动漫是值得被拿来研究与思考的，而不仅仅是饭后的娱乐。动漫将思想绘与色彩与声音之上，冲破了时空的禁锢，向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传递着漫画家对社会深刻的见解。对于海迷们而言，哪怕大海有尽头，但《海贼王》激起了他们对梦想与自由无尽地追寻。



尾田荣一郎的成长史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探尾田荣一郎的战争观。结合罗宾现实原型进行分析。历史本文研究者。尾田荣一郎的历史观。尾田对于政治生态的讽刺。日本文化中儒家思想。救赎感。

229-241: 水之都

242-247: 与 cp9 初次交锋

248-250: 回忆

251-263: 前往司法岛

264-274: 司法岛交锋

275-277: 回忆

278-312: 激战

313-315: 水之都

我——笔者认为，
进行学术化的分析，每一段

升华

DAGOR DAGORATH

文 | 胡碧汐

声明：此文的基于 J.R.R. 托尔金的《精灵宝钻》所作。

这就是曼督斯的倒塌。在碎裂的石料里，腾起的烟尘中，倏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笑声。一匹纯黑的牡马从废墟中敏捷地跃出，背上跨坐着一名头发同样漆黑的精灵这骏马驰过颓圮的提里安，廖无人烟的维尔玛，被落石与雪崩掩埋的圣山；穿过仍沉默地俯视着高山之巅的弗米诺斯，覆满灰烬与烟尘的奥阔泷迪，一直冲上仍然沸腾着的海面。骏马高据于黑绿的高浪之上，四蹄下扬起两条笔直的浪花，如同踏过平地一般跨过汪洋。天空与大过。费艾诺的目光锁在突然隆起的陆地上，任由衣袍浸在海水里，仿佛在打湿他之前雨水就会被蒸干，寒意丝毫无法侵入他新生的骨头。

海融成一片晦暗的阴影，只有雷电偶尔在海面上滚

黑马与浪花一起落在海边的悬崖上，在费艾诺首次亲眼目睹的太阳下站定。此刻正是秋末，海边的荒原上没有一丝活物的动静，只有云层时不投下



一片宽阔的阴影。有那么一刻，费艾诺只是静静地望着，似乎在聆听枯草摩挲彼此时的沙沙声。

“时辰到！”费艾诺的高喊在高山和荒野之间回响。大地与他共鸣，海水也为他的声音激荡，就像远在时间另一端的那个黑夜里，被煽动的诺多族一样沸腾着，咆哮着，滔天的巨浪隐蔽了星辰。岩浆从峭壁边倾泄而下，海浪也怒吼着涌起。白色的蒸汽从水与火交锋的剑尖腾起，盘绕着冲向天际，如同一擎巨柱伫立在苍穹与深渊之间。或平脊或肥沃的土地骤然撕裂，大地的血液喷涌而出，一视同仁地吞没了飞禽与走兽，尖叫的乞丐与咒骂的贵族，遥遥欲坠的木棚和象牙雕就的宫殿。从双树纪元流传下来的手抄本，远在日月升起之前就已锻造成型的利刃，曾见证三大传说的冠冕，都着了火，要么在炽热的空气中化为灰烬，要么与奔流的岩浆融为一体。费艾诺的长发被狂风向后撕扯着，而他仰天大笑；他拉紧缰绳，催促胯下的黑马加速，加速，直到他的红衣成为一道火焰，而野火也确实从奔跑的马蹄下升起，化为血红的海浪冲刷着万顷枯草，在他身后留下的只有一片焦土。中洲一切历史与传奇的开端，正在亲手毁灭他曾缔造的文明。

一切都在燃烧，燃烧，秋日纤薄的空气在颤抖，世界的本源在分崩离析，伊露维塔最引以为豪的造物在坍缩回时空诞生前那不可名状的混沌状态。焚烧的云点燃了山峰与溪流，天空与大地正逐渐失去界限。

七翼骏马从燃烧的地平线上跃起，踏过烈火向费艾诺奔来。马背上的骑手周身闪烁着高等精灵特有的微光；领头的精灵嘴唇紧抿，面容肃穆，他那引人注目的赤色鬃发却无拘无束地在肩头飞扬；紧随其后的精灵却生着一头苍白的长发，他此刻正放肆地大笑着，露出一口野狼的利齿。费艾诺诸子与父亲之间的距离越缩越短，直到他们在荒原上并驾齐驱——高大的梅罗斯，非凡的歌手梅格洛尔，俊美的凯勒巩，机巧的库茹芬，黑发的卡兰希尔，双生的阿姆罗德与阿姆拉斯，在时间的尽头再次追随着在父亲身侧。

A Bottle Of...

文 | Bernardo Soares

R

Marina woke up, or at least attempted to open his extremely heavy eyelids. Perhaps it was the terrible alcohol yesterday, or the tears he promised to shed when meeting the old friends, which made his eyelids not different from a remarkable dune suddenly appearing in the desert. The muscles that were previously attached to his joint, now felt swollen as the precious balloon dog of Jeff Koons, but much more lumpish and awkward. Such discomfort ignited Marina's anger about his first name (a dissatisfaction that had already lasted for his twenty years of life). He could not bear the attention or curiosity brought by this unreasonably effeminate name, nor could he bear the execrable consequence of proving his manliness,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masculine “Marina” , which, at this time, was drinking two bottles of brandy and becoming a balloon dog.

E A

S

But eyes or muscles crushed by road rollers were not important for our poor Marina. Honestly, his most urgent emergency was his throat. Burned by drinking brandy and ripped by singing rock and roll last night (Marina could never understand why his friends enjoy hearing the noise of scrap metals), his dear throat was like a pair of sunglasses that were accidentally dropped on the Hawaiian beach in August and crushed by a road roller that accidentally exited highway.

O N

He could tell from his beach-roller throat that he really needed a bottle of water, so he put all of his effort, his strengths, endurance, and manliness by the way, into opening his plump eyelids—to see whether the Marina of yesterday was clever enough to maintain the habit of throwing a bottle of water upon the nightstand, a ritual that Marina's grandma demanded of him every night in his childhood.

She never told him the reason. Or she did not need to, sometimes Marina would consider, since she had already been strange enough to name him Marina. He clearly remembered how, whenever in his childhood when he asked his grandma the purpose of giving a boy this name, she just blatantly told him not to spend time considering a reason. Reason might not exist, since its existence also required a reason waiting for explanation, she giggled.

Anyway, right now, our Marina had no time to think about his unreasonable grandma or his name. He needed the bottle, which he managed to identify through the small gap between his eyelids and stretched his arm towards. Almost all his attention was concentrated and tapered to his fingertip, pursuing that bottle. Then, this tricky plastic

cylinder started dancing! In Marina's pop-out eyes, it sprightly rotated, and one leg emerged on its body, kicking down the clock, lamp, and shirts that he had carefully arranged on this small nightstand. Now the stage was clean, and thus our bottle could offer a more violent rotation that even drove a little hurricane in Marina's bedroom. During this calamity, other changes took place. The nightstand was longer and beamed a counter; the lamp on the ground rose and turned to the chandelier, and it nimbly caught his clothes flying because of the wind. His Adidas or Nike in the next second stood up, shrank, and became candles on the chandelier.

Marina's bed started moving, too. It jumped and narrowed down, frenetically shaking Marina to the ground. But our poor Marina did not hear the bang or felt the pain that should be created when he hit the floor; instead, he was rebounded by something...like a balloon? Marina fearfully looked down, but he could only see the final disappearance of his toe, merging into his ballooning other parts. He knew, he was a real balloon dog of Jeff Koons right now. In that second, at least, Marina was glad that this gas filled in his body protected him and that he was the most expensive orange color in the auction. The next second, he sadly realized he just said farewell to his muscles proving his manliness, and, most importantly, he still suffered from extreme stabbing pain in his throat!

But there was no time for Marina to bow his head and indulge in his emotion. He heard a loud shouting. He rapidly raised his head. He was greeted by a bull! A real brown bull stood beside the counter, in a well-cut suit with two ties tightly clinging to its horns each side! In this formal costume, we saw its confused eyes, angry mouth, and a defensive pose protecting the rotative bottle. Though Marina could not discern any reason or logic behind this grandeur change of his bedroom or the origin of this horrific beast, he knew that the great rotation was created by this bull to prevent him from getting the water.

Yet Marina stretched out his hand and attempted to catch the bottle again, since the pain of his tearing throat surpassed his fear of this giant bull, which directly pressed his hand on the counter.

The Bull rumbled, "Hey balloon dog, I thought you were familiar with the rules, but it seems not! You can't touch or use any items in my shop without paying!"

"I am sorry that I don't have any money to pay for you." Marina begged, "But I need to drink! Otherwise, I will die of my thirst."

“Well, who told you we value that stupid green paper?” The Bull frowned—all its face twisted together, as if a towel just wrung out, which Marina promised was the grisliest expression he had seen and undoubtedly threatened him to move away. He cried and shifted left, before getting an extremely strange feeling on his back, like something fleeing from his body.

“Ouch” Marina realized he was punched by a stick attached to a broad. Yet he did not finish his words, since the Bull scared him again by feverishly rushing towards him and picking up the broad.

“Don’ t you see? The Store of Reason!” The Bull excitedly looked at Marina, cared little about its leaky consumer, and continued, “Anything you want to buy in our shop requires you to exchange with reason, my balloon dog.”

Marina, who had just covered his back with one hand and successfully stopped himself from becoming deflating plastic, said in a breathless and raucous voice. “I got it. It will be easy. I can give you three bottles of water when I get home, and I can even serve in your shop for several weeks without salary, only for a bottle of water in your hand. A really reasonable transaction, right?”

“Oh, my balloon dog. Why do you think in this way? Why would I more instead of less? Why would I crave for free labor? It does not make sense at all” The Bull frowned again. Though shocked by such unexpected response (probably more by this repeated strange expression), Marina said, “Then you can offer me wage, if this is what you regard as reason”

“Actually, there is no reason that working should be related to a wage or other returns in any forms. I mean, work is work. You can be happy or sad while working, and this is what you gain…” The Bull lowered its voice to educate its insolent customer.

The face of Marina was twitching, maybe caused by his annoyance with such blatant sophistry or the soreness of keeping his hands on his hip prevent air from escaping. He did not give up, though, “I am deadly thirsty, and you don’ t need that water. Giving me some is reasonable kindness.”

But this definitely did not move our Bull, which continued its chattering “Oh, my balloon dog…” Marina was truly irritated this time. He did not wait for the Bull to finish before shouting in hysteria, “You are such an illogical, selfish, bulky Bull which never wants to give me the bottle at all! And my name is Marina, not ‘balloon dog’ !”

“Oh, Marina! You are named Marina! This is the only reasonable thing I hear this morning! Please accept this bottle of water!” The Bull bowed and handed over the bottle dramatically, making itself an ecstatic “F” . Marina’ s brain had already been exhausted from pondering the reason, and what he could only was opening this bottle and gulping down the water. He did not know how much time he was in this ridiculous position, with one hand tightly covering his back and another grabbing on the bottle. He just kept it, until water

saturated all fissures of his throat, lightened his limb, and expanded his belly. And until Marina’ s mind could function normally and could not control the doubts about “reason” in this place.

“So why is my intolerably feminine name is reasonable for a male... dog?” Marina asked tentatively, and he witnessed the ecstatic “F” suddenly turned to irritated “I” because of his words. “Are you questioning the logic, the intelligence, the reason of our store?” The Bull straightened itself and roared offensively.

However, without a second for Marina to appease the Bull, a strange storm appeared in the center of the room, again. Marina was still wise enough to hasten to stagger forward, to grab the counter in his right while not forgetting to free a hand to cover his back (tired, ridiculous, but lifesaving!) The wind was attacking everything it could see. All of the furniture in this house was unable to tolerate the wind’ s plaintive howl and ran away to the other corners, except that counter, staunchly guarding its little place and Marina behind. Because of this powerful wind, our tame curtains beside the windows were now cages confining the most terrible beasts in the world, which were mauling frenetically against their restrictions with noise “Pow! Pow! Pow!”



During the third Pow, Marina felt a mysterious impulse that drove his head up—thankfully, the angry Bull disappeared. But he saw a new member, a pig, walking out of the curtains and proceeding rapidly towards him, in spite of the insane wind. In his next blink, however, Marina was confronted by the pig. At the same moment, the wind stopped. The room returned ghostly serenity, leaving a balloon dog and a pig who looked at each other embarrassedly. “Alas, bad weather! Alas…Do you need the medicine that can reshape your appearance? Tina tells me someone might need this stuff here” The Pig began first and slowly readjusted its suit (which was the worst suit Marina had ever seen, with its purple, yellow color.) “Who is Tina?” Marina was amused by the Pig’ s melancholy expression and its contrastingly ridiculous vibrant clothes. “Ouch!” Then our poor Marina was hit by the Pig on his back and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his smile. “The Bull,” the Pig sadly shrugged when noticing Marina’ s staring full of complaints, “I just helped you block your hole, with a cute patch anyway.” It signed, “please don’ t hate me, sir. I am forced to be here, to bring you this magic reshaping medicine now. And don’ t hate me since I might require you to give me reason in exchange as well.” Its wrinkles, eyes, and mouth gradually went downward, and by the time it finished its last sentence, you could even say that its face resembled wet cement which could not bear gravity. “Just give me a reasonable description of your feeling when I hit you.”

Marina immediately responded with “pain.” The Pig raised his gloomy eyes and retreated a bit. “No, how you come up with such facetious word! Here, we call this …” “Comfort, right!” Marina excitedly ran from the counter and followed the Pig, waiting to receive his merits. Nonetheless, the Pig moved even farther away from him. Its pinkish face paled in fear, “Oh sir, don’t repeat this word again. It reminds me too much of unpleasant things!” Marina felt a terrible guilt swarming in his heart, whereas he remembered his more urgent task of regaining his muscles, his height, and his manliness. He quickly got close to the Pig and said, “Warm? Peaceful? Horrible? Sticky? Smooth…” He exerted almost every part of his brain to pour out adjective he had known, but the Pig only ran around in the room, seeming to try to get rid of the memory evoked by these words: it ran, teared in sorrow by one word, and shouted fearfully by another. The Pig ran faster and faster, hoping to find somewhere distant from Marina’s evil voice. Yet Marina followed the Pig, so closely that even the Pig put its hands on its ear and still heard all of his words.

“The answer is ‘the feeling when you are blown by the wind and hit by a bottle of wine which had an opener on its cork!’” The Pig finally could not bear these Marina’s cursing anymore, throwing the medicine in the pocket towards him and crying out, “I beg you to stop! Anything that comes from your mouth is redolent of past anguish almost killing me! I hope I never…” Unfortunately, Marina could receive half or only a quarter of Pig’s long yet fading complaints: he was expanding. While bones, flesh, and skins spread rampantly on his expensive balloon body, his legs rapidly extended. He saw the ground saying farewells to him, and his head touched the chandelier, squeezing and fragmenting the ceiling!

He was greeted by the blue sky!

Though the sun was so bright that Marina felt he was almost burning, but he knew, affirmatively, that nothing should worry him right now. What he needed to do is waiting, waiting for the advent of the last animal, bringing him something else: maybe a potion of diminution, the potential to control the weather (no storm anymore!), or, most desirably, a portal to reality. By such reverie, Marina eagerly opened his eyes widely and focused all his attention to the faraway horizon. One second, two minutes, three hours… when Marina’s eyelids became tired to kiss and leave each other again and again, a familiar storm came. It was a bird with wings wide enough to occupy the entire horizon, enough to let Marina believe that all the storms, even that rotating bottle, were motivated by these powerful wings.

The Bird landed on the shoulder of Marina, who was amazed by its perfect, Michelangelo-style muscles twisting and covered by its feather. But Marina’s awe quickly dissipated when the Bird opened its long and formidable beak. “Give m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why this world exists, and I will bring you to the world you want,” it said in the voice of an old woman. “Knotty one,” thought Marina, but he did grasp every second to answer. “For promoting reason!” “This

world is my nightmare!” “It comes from my fear and imagination!” “It helps people think critically. Help me more rely on logic!” He yelled out and attempted to squeeze his double chin to see the Bird’s face or its confirmation. Yet nothing appeared. So he continued, following the reason that he considered from this world. “It is created to let animals have fun, to protect the bottle of water, to announce the power of wind, to remind us to take off openers…” His rapid words and frenetic craving for reality caused his face and neck to become crimson. His enthusiasm was, however, quenched by the Bird’s calm response.

“Strange, strange Marina, strange humans.” It was approaching Marina’s neck. “Whenever I feel you understand us. Yet what you do is following, repeating, but never questioning.” It raised its toothless voice, “you, the humans, blatantly endow meaning to every word! Giving that thin green paper value and capability for transaction. Giving ‘Marina’ femininity. Giving ‘pain’ the feeling of hitting, of piercing!” Now, Marina could feel its beak on his neck, afraid that its next complaints would totally damage his hearing.

But his anticipation proved wrong, since his next feeling was not the ache from his eardrum but from his neck, and his throat! This wicked old Bird impaled him with its sharp beak! Marina almost lost his consciousness. The cloud, the sun, and the sky all disappeared. What remained for Marina was the piercing ache in his throat again, and a terrible white, and the Bird’s angry voice – “But never question. Only accept. Accept and adapt to these meaning! Your reason is merely the accumulation of approved thoughts and the long-held believes, yet you deem this as the reason applicable to every world! And never question!”

And the white disappeared. He gradually saw his tiny nightstand, with orderly shirts and clocks on it.

Marina woke up.

He felt a terrible stabbing pain in his throat. However, the bottle on his nightstand was empty. Considering there is little possibility for a drunk Marina from yesterday to remember boil the water, kettle was also empty. So, Marina had no choice but to stagger towards the store under his apartment, with his emptied mind and messy clothes.

Marina went into that familiar The Store of Risa where he always purchased cigarettes or beers. But this time, he only needed a bottle of water, so he asked Risa for it. Annoyingly, when Marina stretched his hands to catch that bottle and ended the great torture in his throat, he discovered nothing in his pocket. Yet Marina knew how to solve this situation reasonably.

He shouted, “My name is Marina!”

Risa frowned with great confusion but still politely replied, “Well Marina, this bottle of water is \$2.”

“My name is Marina!” Marina angrily said. “Who will value

that stupid green paper.” He leaned forward and attempted to whisper to Risa, who was now scared and ran into the corner of the counter. “What do you want to do!” She criticized Marina with his lighty manners. Yet Marina seemed to realize little. All his body almost bent over the counter, and his mouth muttered, “My name is Marina. My name is Marina…” Seeing this, Risa trembled all over and handed the bottle to Marina, “Just take the bottle, and get away from my store. I don’ t need you to pay now!” Marina raised his voice, “It is too unreasonable to accept this bottle when you did not accept my name! Did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reason! Take it back!”

His shrill voice and drastic pose frightened the consumers nearby and attracted passerby almost enclosing the store, some of whom had already called the police or discussed to go forward and save the girl inside. But Marina cared little about the crowd. He deeply knew his next step—he went for Risa and heavily slapped her shoulders with hands, rumbling, “What’ s your feeling Risa! I am sorry to treat you like this, but you need to know the reason…” A strong, red-hair man went for Marina, stopping his next motion by directly rising him into the air! Marina struggled intensively, yet the man possessed much more manliness than his, thus seized his hands tightly, and made him incapable of moving. Seeing little possibility for Marina to revolt, Risa rapidly tidied up her clothes and felt the piercing pain from her shoulder. “Ouch! You this scoundrel, bastard! You are not different from animals, ignoring laws and lacking intelligence!” She cried. Marina twisted hard in the air and roared with amusement, “Thank you Risa, for praising me like this! But you really need to question, question your logic, your reason! I am not bringing the new reason for you to accept but to question!” Marina used all his strengths against the red-hair man grabbing him, finally able to turn his head to find out whether Risa understand him or not. Yet this hateful man proceeded too fast, and Marina could only see a myriad of heads and the glaring light of police car.

Marina was rebellious, at least, since even the last second, he still tried to hit someone’ s shoulders, backs, or neck, telling this world what the reason should be like. But poor he, unable to resist the needle of tranquilizer, finally closed his eyes, peacefully lying in the car. No one knew where Marina travelled to under his close eyelids, but his expression always changed dramatically. Whereas each time the police around him had drawn out another dose to appease him, what our Marina did was only murmuring, “Unreasonable reason. Reasonable reason…”

Sometimes he seemed to sleepwalk, stretching his hand towards the air and shouted, “Give me that bottle!”

Marina

Marina

Marina

Marina

Mamma

A decorative graphic featur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时下精彩' (Current Highlights) in a bold, dark blue font. The text is centered and sits on a dark purple, flat-topped shadow. Surrounding the text are several purple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and opacities: a large semi-transparent circle to the left, a small solid circle above the '时' character, a white outline circle to the right, and another large semi-transparent circle to the right of the shadow.

时下精彩

LaiBhim

文 | 丁傲然 Andy

这部去年 11 月份的新片改编自 1993 年发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拉贾坎努冤案。印度警方为了提高破案率刻意制造冤假错案，将未侦破案件的罪名扣在低种姓人群身上，并用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直到认罪为止。电影开门见山地把镜头对向了监狱的门口，刑满释放的犯人会被一一询问自己的种姓姓氏，高种姓会顺利地回归自由，而低种姓会再次被扣押，类似的事件在两周里还有七千多例。故事的主人公拉贾坎努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去了村长家帮村长捕蛇而被扣上盗窃珠宝的罪名，不认罪的拉贾坎努在警局被活生生的打死。律师钱德鲁在拉贾坎努妻子森加尼的请求下，决定帮拉贾坎努伸张正义，整部电影围绕着这个案件层层深入，在最后成功翻案。

片名“杰伊比姆”源自马拉地语，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比姆万岁”，用来纪念印度宪法之父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尔的一个口号。达利特出身的安贝德卡尔一生都在为种姓歧视而抗争，领导低种姓人群开展平等权利运动，并在印度独立后从立法的角度促进平等社会的改造。尽管这部电影跟安贝德卡尔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杰伊比姆”这句响亮的口号早已成为抗议种姓歧视和为低种姓人群争取平权的精神象征。深受安贝德卡尔的影响的律师钱德鲁在现实中也确有其人，在 6 年多主持了 96000 件人权案件，为了消除种姓歧视和打破阶级不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电影出色地记录了印度底层人民被警察欺压的情境。开篇低种族人民出狱的那场戏里，门外等候已久的妻子悲痛地望着再次被驱赶上车的丈夫，自己却无能为力。衣衫褴褛的年迈父亲望着自己的孩子，迈着颤抖的步伐在车后追着。警察寻找在外打工的拉贾坎努时，将怀有身孕的森加尼抓进警局，拿着木棍不断抽打。当律师钱德鲁带着警官走访低种族姓氏部落时，人们哭诉着自己经历：有人被指控偷摩托车，可他却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有孩子被抓进监狱殴打，原因只是警察找不到他的父亲所以急需另一个人泄愤。发生在拉贾坎努身上的更为残忍，三四个警察将拉贾坎努吊在半空中用木棍抽打，用脚猛踹拉贾坎努的胸口，直到将他虐待至死。

法庭戏也是这部电影的亮点，全片 4 段法庭戏时长近半个小时，钱德鲁律师循证的过程和法庭戏穿插在一起，每一段都进一步推进了案件的发展。钱德鲁面对警方制造的伪证不紧不慢地见招拆招。“法律的决定，给予的不仅仅是判决，是希望”如果受害者得不到公正，那么

他们受到的伤害会比他们遭受的不公正还要多”钱德鲁一次次坚定的发言不只是为了拉贾坎努和森加尼一家伸张正义，而是对根深蒂固的低种姓歧视和阶级不平等发起抗争，给予低种姓人民和全印度社会那珍贵的希望。

森加尼是本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印度这样一个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森加尼面对摧残与压迫，毅然决然地对警察的强权发起反抗。警察的伪证被揭穿面临一项项犯罪指控后，森加尼面对警察的贿赂和威胁也丝毫不动摇，“我不在乎我输了本案件，我也可以骄傲地告诉我的孩子们，我们没有放弃抗争。”正如同钱德鲁律师在法庭上所形容的一样，“森加尼，是为了她被打死的丈夫寻求正义，是今日史诗般的女英雄，坎纳吉的化身。这个穷苦女人提交的请愿书，是现代的《古箴箴言》！”印度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从《宝莱坞生死恋》和很多印度电影中女性的花瓶形象，到《摔跤吧！爸爸》中坚定追求梦想的吉塔，再到《杰伊比姆》中面对种姓歧视和强权压迫仍然奋不顾身反抗的森加尼。不管在银幕上或是现实社会中，我相信会涌现更多更多带领女性打破传统观念的女性形象。

电影对于印度电影人来说不仅仅是娱乐和记录的表达形式，更是批判传统社会的不合理的工具。《三傻大闹宝莱坞》批判教育体制，《我滴个神啊》批判宗教传统，《摔跤吧！爸爸》批判性别歧视，《杰伊比姆》更是瞄准了伴随印度 3000 余年的种姓制度。

社会现实题材其实一直是中国电影的薄弱环节，主旋律电影不代表一板一眼的严肃说教或喊口号式的爱国情怀，而是通过讲好故事来传达的。照进现实的文艺创作才更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 Thinkers | 观点 | 乌俄之战

文 | 许志文 丘现田 旷天岳



I 乌俄之争现状

2022 乌俄冲突已经持续了一个月有余，目前也已进入了谈判的阶段。然而从上世纪苏联解体以来，乌克兰与俄罗斯就不断发生冲突，从 2014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到 2022 年的乌克兰俄罗斯战争，除了主流的大国博弈、北约东扩论，这更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更加内核的问题，对此，两位同学对此思辨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乌克兰语言多样性问题、制裁对俄罗斯带来的民族认同感。

II 语言之纷杂

语言，向来都是一个国家文化历史的代表之一，也是牵系人民的精神纽带。对于国家而言，统一的语言，或者说拥有通用的语言，往往是政治稳定的必然需要。在乌克兰，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文化导因，同时也历史性民族仇恨的重要因素。在此次乌俄冲突，其乌克兰内大量说俄罗斯语的民众无疑是此次战争的一大导火索，也是普京敢于顶着国际舆论坚持开展的一个理由。

乌克兰的语言统一问题深受其分裂多变的历史因素的影响。在历史上，乌克兰几乎从未正式统一过，而是在各大王国之间或夹缝而存，或附庸而存（历史上曾分别隶属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俄罗斯等）。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乌克兰各地区才成为一个共同的政体。在乌克兰的城市中，波兰语、俄语、德语 或意第绪语曾占统治地位，乡村和小镇则主要流行地方土语。20 世纪苏联时期，乌克兰东部地区推行过乌克兰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乌西地区推行去波兰化政策，标准乌克兰语开始在城市流行，但是由于地域差距和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其从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通用语。如今，根据乌克兰独立后的国家法律，乌克兰语是唯一国语，然而俄语在乌克兰经过上百年的沉淀，影响巨大，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不局限于乌东地区的通用语。而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则认为有着俄罗斯文化应该由俄罗斯政府管理，这也无疑成为了本次战争的导火线。

随着 2017 年《国家语言政策基本法》的出台，流散在乌克兰的各种小语种都被立法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这也意味着乌克兰语言统一行动的失败。想要语言不再成为政治的工具，乌克兰的人民需要先有统一的自我身份认知；想要有这种认知，政府必须要足够强大，取得人民的完全信任。然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注定了乌克兰要看人脸色的命运。也许，语言统一的问题终究要等“亲欧还是亲俄”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提上日程。

III 利用制裁加强民族认同

西方对俄的制裁也许会对俄造成经济、文化交流的障碍，但是其也会凝固俄罗斯的民族感，其也许是普京敢于顶着国际舆论开战的原因。


过去的几年里，制裁也许成为了俄国人非常熟悉的话题。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制裁措施表明立场。四周之前，当普京将他的手掌伸向乌克兰时，随之而来的便是“金融核弹”，全面禁飞等等。而在这次的俄乌冲突中，俄罗斯的领导层恐怕没有想到的，是来自西方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反应。开战之后，猫猫狗狗，大树小草都被纳入制裁名单：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被取消，阿布控股的切尔西俱乐部也被禁止售票。俄罗斯的留学生被一些欧洲的大学以各种理由驱逐，British Council 和 QS 也没有对俄罗斯人客气，分别宣布取消在俄的雅思考试和将俄罗斯的大学逐出排名；一些在有关领域稍有影响力的俄国人被逼迫表达对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谴责，否则就会惨遭社会性拉黑。

这样的制裁也许会是战争给俄罗斯带来的一个机会。战前西方世界曾经多次警告莫斯科开战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总统拜登直言“俄罗斯将会面临毁灭性的制裁”，普京仍然选择了开战。尽管这次军事行动可以保卫国家安全之外，普京也考虑到了制裁带来的后果：西方世界的孤立会阻碍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但是这种孤立无疑会让俄罗斯民众更有民族身份感，所带来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将会增加民族对于普京的政权的拥护，尤其是在战争期间，这种爱国主义将会让国家更加具有向心力。这就像是二战后的日本拒绝承认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恶行一样，尽管这会招致周围邻国的反感，影响日本的对外贸易，但是这种固执也可以让日本人有着独特的政治思想，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日本民族身份。



IV 结语

以上便是两位同学的观点，尽管不是十分学术或者专业，但是确实是有独到的见解，在这信息横流的世界，各种各样的观点横流，而宣扬批判性思维也是我们 Thinkers 的主张，希望大家可以批判思辨、全面地对待一个事件。



人类不该以
审判者
自居，

武器
更不该是
肤色

当还被包裹在血肉之中时，人就被赋予了所归属的种族与族群。种族和族群是人的一部分，是人的名片；是人认识自己的小径；是一段历史，而绝非裸露的伤口亦或是用于俯视的台阶。

我们所追求的种族间人人平等，绝不只是量的平等追求，是“以不齐齐”，任万物万事各得其所，存其不齐，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体自身具有的价值标准之平等。

而如何正确理解和面对不同的种族和种族渊源（Race&Ethnicity），正是让我们能够进一步追寻平等和化解无端误解与仇恨的关键所在。

当我们谈论种族这一概念时，脑海里第一个闪现而过的想必是以肤色定义的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可种族的具体划分随文化视角的差异变化，缺乏科学分类的严谨性与正确

Difference Between Race and Ethnicity

种族和种族渊源的差别

Race: Race is the social category created throughout history through unequal power dynamics where one social group has more social, financial, or institutional power than another. The concept of race is shaped by history through oppression, slavery, colonialism, and conquest. People tried to justify race with biological qualities like skin color or intellectual capacity, but these judgments have little scientific base.

种族是历史上通过不平等的权力动态创造的社会类别，其中一个社会群体比另一个社会群体拥有更多的社会、经济或制度权力。种族的概念是由历史通过压迫、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征服塑造的。人们试图用肤色或智力等生物学特性来为种族辩护，但这些判断几乎没有科学依据。

那么，

种族这一话题又该如何被理解呢？

它又与性别、少数族裔产生了怎样的联系呢？

种族和种族渊源同为相对的概念。人们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决定自身种族和种族渊源。“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是因为别人以他们的方式生活。”尽管如此，为什么当今社会我们仍使用种族此概念去描述部分群体尽管我们深知其为非科学观念？

当今社会无法消除“种族”此概念，因为其遗产对数十亿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了解种族和族裔如何源于并加剧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Ethnicity: Ethnicity indicates groups that share a common identity-based ancestry, language, and culture. Since one's ethnicity allow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to culture, it brings a sense of belonging. It is a geological concept that eventually prompted the rise of nation and states. Examples of ethnicity include Chinese, Mexican, or American.

种族渊源表示具有基于身份的共同祖先、语言和文化的群体。其作为地理政治概念。由于一个人的种族允许对文化的认同，它带来了归属感。这是一个最终促使民族和国家兴起的地质概念。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The way that society deals with cultural diversity, both at the n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 Multiculturalism reevaluates the disrespected identities and the inadequate communication that leads to the marginalization of certain groups.

社会在国家和社区层面处理文化多样性的方式。多元文化主义重新评估未受同等尊重的身份和不充分的沟通，导致某些群体边缘化的。其与“身份政治”、“差异政治”和“承认政治”密切相关。

Why is multiculturalism important? 为什么多元文化主义重要？

- o U.S.A as a “Salad Bowl” vs. “Melting Pot” and how they imply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culture and ethnic groups.
- o 美国被称为“沙拉碗”或者“熔炉”暗示学者对其文化和民族的不同观点。

“熔炉”描绘了在白人语境下的文化同化现象。但对于不同肤色人种终被美国白人认定为“Perpetual Foreigner”，即永恒的外国人。与其相反，“沙拉碗”庆祝种族多样性和合一。沙拉碗里的不同食材来自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色拉酱调料则代表了美国身份，一种可松弛可紧张的关系。



intersectionality 交叉性

The acknowledgement that within groups of people with a common identity, whether it be gender, sexuality, religion, race, or one of the many other defining aspects of identity, there exist intra-group differences.

承认在具有共同身份的人群中，无论是性别、性取向、宗教、种族还是身份的许多其他定义方面之一，都存在组内差异。就像在十字路口每个人都是不同道路的组合。

The simultaneous oppressions from multiple categorial identifications. Each individual's experience would be different because of overlapping oppressions.

来自多个类别认同的同时压迫。由于重叠的压迫，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所不同。

从 TED Talk 我们可以知道，性别在人们识别反黑人仇恨犯

罪受害者姓名的能力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和对妇女的暴力同时发生在黑人女性。但我们很少看到关于黑人女性被侵害的报道，或者来自黑人女性的挣扎，因为没有具体的命名去归纳其问题，我们只有指出问题，说出她们的名字，才有机会解决问题。

其实黑人同胞四百年来经历了一系列的种族主义。历史上在废除奴隶制后，美国非裔人口在住房政策、公共场所的隔离、以及教育上接连受到重创。非裔美国人被动与较低的社会阶层有关。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通过 Unequal City: Race, Schools, and Perceptions of Injustice - Carla Shedd 里四所芝加哥的公立高中的描述，我们初次了解到历史遗留下的种族分层问题，即获取稀缺资源和所需资源是取决于族裔 / 种族群体成员身份。在芝加哥南部和西部是西班牙裔和黑裔美国人的聚集地；而北部和东部则为富人和白人的大本营。除居住区域的固有分化，芝加哥的教育政策转变更加重了种族分层。白人小孩从市中心的学校迁至郊外的学校。而剩下的少数族裔儿童不得不接受低质量的教育和混乱的周围学习氛围。高犯罪率，脏乱差的街区在经过几代发展后已无法保障当地最基本安全的生活。而如此固有的隐性隔离政策也使得黑人群体难整体跨过阶级、经济、文化壁垒，因为当一户非裔家庭搬入白人社区，此地整个白人社区的房价将大跌。这也是所有中介极力避免的，导致非裔家庭的邻居只能是非裔或其他少数族裔家庭。

对于西班牙裔 / 拉美裔美国人 (Hispanic/Latino American) 的国籍歧视，唐纳德特朗普曾在 2016 年总统大选竞选活动中，承诺将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造一道

“又大又漂亮的墙”

以阻止墨西哥的“毒贩、罪犯和强奸犯”，尽管墨西哥裔属于美国人最大移民群体。媒体大肆负面消息的宣传，但其族裔代表又是如此具有启发性。对于西班牙裔 / 拉美裔美国人的想象和现实不符合，如此想象的共同体再次加深了对他们的歧视。合理的理由是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投射出在其他族裔眼里低人一等的素质，而素质作为国籍刻板印象的重要因素长久以来自然促成了国籍歧视。甚至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只有黑人和墨西哥人会被作为盘查对象。作为一种种族定性的行为，墨西哥裔美国人被调查和驱逐出境的比率更高。

代表少数族裔

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s) 从 Yellow Peril “黄祸” (来自亚洲的对西方白人霸权的威胁) 到 Model Minority 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他们自我创造称号，不再把自己当成替罪羊，反之创造一个积极的形象。可是，亚裔美国人仍在白人社会被强加污化一些新的称号—被远离的“永远的美国人”。“只有美国白人才能拥有真正的美国精神和力量。”看似幸福、无怨无悔、和谐的亚裔美国家庭是 Model Minority 模范少数族裔的产物—被政治主流美化挪用以赢得外国盟友的支持和更高的国际声誉。但是当今社会仍有部分亚裔美国人会试图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亚裔耶鲁本科学生在去年为 #Black Lives Matter 社会活动发声，但她的父母建议不要支持该运动并污名化黑人运动家，只为保全自身族裔为社会带来荣誉。

“I am a man of substance, of flesh and bone, fiber and liquids-and I might eve be said to possess a mind. I am invisible, understand, simple because people refuse to see me.” (Ralph Ellison Invisible Man)

我们所属种族所带给我们的肤色从来就不该成为被世界无视，排斥的理由。需要消失的不该是存在感，而是一双双选择无视的瞳。

理解种族和种族渊源 (Race & Ethnicity) 正是被仇恨模糊了双眼的人得到新的“眼睛”的开始。

@Winnie

非常推荐这本当代留学生图鉴

2021年读的书里，马上想到的是这几本：《优秀的绵羊》，《安德的游戏》，《葡萄牙的高山》，《小径分岔的花园》。

特别喜欢《优秀的绵羊》！一段最喜欢的文字节选：

“当前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2021，虽有疫情肆虐、世界各地经历着千变万化，但我们也能在书本中寻得一片寂静…”

在这篇文章，BOOK 思意征集了几位朋友的 2021 年度读书分享！

策划：梁婧桐 Jade
文案：文中提及的朋友们
排版 / 校对：梁婧桐 Jade

01

第一部分，作者讨论了美国精英教育系统本身，简称为“一个强迫你选择是学习还是成功的系统”。教育是社会表达价值观的一种方式，也是社会传递其价值观的方式。虽然作者经常批判那些挤到重点学校的孩子们，但真正批判的是，强迫孩子们这么做的大人。

02

第二部分，作者阐述现在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摆脱这个系统。谈论学生们应该在大学里做什么，应该如何找到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成为一名真正的领导者”究竟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03

第三部分，作者会进一步展开这个话题，详细讨论人文教育的意义、人文科学的价值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尽心的老师和小班授课等。虽然作者也会指出年轻人该去哪儿，但主要还是要说说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04

第四部分，作者又把话题拉回到更大的社会问题。整个教育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领导阶层，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阶层——他们会运营各种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他们运营得怎么样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太好。我们今天对孩子所做的一切，以后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在作者看来，我们早该重新思考、改造和逆转我们的整个精英教育系统了。

@Jade

最爱的书和最爱的作家

想给大家分享去年 1、2 月读的书！以意识流、霍桑和福克纳作品为主，基本上是主题性阅读，关联性较强。

Book name	Order finished	How many days	Pages
Mrs Dalloway	December 2020	5	200页
Scarlet Letter	January 2nd	4	150页
The Sound and the Fury	January 8th	5	200页
Parthen in the eye	January 13th	5	220
House of Seven Gables	January 19th	6	???
Of mice and men	January 22nd	8	
Light in August	Feb 1st	8	
Dubliners	Feb 7	5	
Animal Farm	Feb 11	2	
1984	Feb 20		



去年最爱的是福克纳的
The Sound and The Fury
《喧哗与骚动》

这本书算是我的阅读里程碑，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叙事方式的意识流作品。初次阅读前面 20 多页，没有搞懂斜体字和正常字体的内容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作用，没有读懂非常长（基本没有断句）、语法不合理的语句，一大堆人物的出现非常干扰思考，我一度无法理清叙述的时间线。也是因为这本书非常难，我第一次尝试用笔和纸去写下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像做阅读理解一样一步一步找到答案。整个探索的过程很开心、非常有收获！！

惊讶于福克纳的碎片式叙述 (so original and creative)。用一个 metaphor 简单描述一下就是：福克纳可以把家族历史、人物关系、深入的主题探讨等揉起来，像做饭一样非常精彩地呈现给读者们。读者们就被菜的品相给惊艳到，品尝的过程也特别特别精彩，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尝出来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自己把整个故事时间线整理出来，将过去和现在辨别清楚的时候真的特别有成就感。而且也很好玩：自己像个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整个故事，从中分析每个人的特点、“动机”等。

@TVHead

奇异的，惊人的，复杂的

我的 2021 书单：

- 《卡拉马佐夫兄弟》
- 《知觉之门》
- 《文城》
- 《第七天》
- 《洛丽塔》
- 《克拉拉与太阳》
- 《马尔多罗之歌》
-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 《窄门》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看这本书之前就知道了小说看似突兀的结尾，然而一气读下来却觉得该结尾再恰当不过。我读完的第一反应是赞叹其惊人的精炼笔风，而后便是对上校命运的思考：回头看来，上校的命运早在一开始就注定好了。雨还在下，上校的抚恤金不会来了。

很喜欢福克纳对于“时间”、“家族历史”等主题的深入挖掘：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与“时间”有不一样的联系：Benjy 是精神分裂 (Mentally disabled) 的人，无法感知时间的流逝，无法辨别现在和过去；Quentin 过度在意时间 (obsessed with time)，一直在关注他父亲送给他的手表，最后他的自杀也是整个家族真正没落的节点；Jason 对于家族名誉、成员的蔑视可以看成是对时间的不尊重；Dilsey 是全书最看得清的人，见证了整个家族的发展过程，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人物的改变。

在这里放一句书里最喜欢的话：

I give it to you not that you may remember time, but that you might forget it now and then for a moment and not spend all your breath trying to conquer it. Because no battle is ever won he said. They are not even fought. The field only reveals to man his own folly and despair, and victory is an illusion of philosophers and fools (61).

《马尔多罗之歌》

本作品如主角对象征淫荡的女子所说的那样，是“被永恒的正义创造”，或者说母鲨鱼和公老虎的结合而成的，并不是任何人的错。读完之后，站上高山、举起巨石、狠狠砸向你不喜欢的人吧……石块会“弹起六个教堂那么高。”

无论从哪个已经经过的时期来看，本诗都奇异无比。洛特雷阿蒙有最远离逻辑（我们的逻辑）的想象，用远超年龄的丰富意象和“母亲的面孔般严肃”的文字描写着魔鬼用剃刀剃掉女孩粉嫩的脸庞等令人不安的情节。乍一看这像是个十九世纪不如意的高中生的中二狂想，但有人会向你庄严地保证：自此，复杂而严肃的文学赢得了发疯的权利。

@Judy

通过书本走进人的身体与心灵

To The Lighthouse

by Virginia Woolf

到现在一共读了三次，每一次都被 Woolf 诗意的语言折服。意识流的写法从一个艺术家的观察角度铺展开错综复杂的心灵，我们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的想法都被完美捕捉到笔下。微小如刹那间对一个人的反感，庞大如一股油然而生的对自然、对生命、对一个人的令人忘却呼吸的敬畏；微不足道到琢磨准备晚餐，深沉到思考智慧与平庸，时间与虚无，生命与死亡——它们共同交织在了一条名为意识的溪流，一首歌颂心灵的交响曲，在手边的纸张，遥远的对岸，如海浪叹息般轻诉：生命的美妙，在于心灵中的每分每秒。

She Said: Breaking the Sexual Harassment Story that Helped Ignite a Movement

by Jodi Kantor & Megan Twohey

这本获得了普利策奖的书主要记录了两位纽约时报记者追踪韦恩斯坦性侵的辛苦历程（在法律层面受到重重阻力），以及之后一些性侵受害者发声的故事。这本书深刻挖掘了职场性侵犯中比较难以察觉的对女性的危害和不利，例如受害者处于权力的劣势，从而让性捕食者们可以用钱胁迫她们签署保密协议，对她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极大伤害，且保密的氛围促成了恶性循环，间接帮助性捕食者们继续犯罪。本书还讨论了舆论的性别主义，用“受害者有罪论”的默认思维模式评判，甚至讨伐有勇气发声的受害者，让这个本就遭受身体和心灵双重创伤的群体更加痛苦，不敢站出来。



@Sammy

我的 2021 小书库

书单：

Conversations With God

The Selfish Gene

Bullshit Jobs

Escape From Freedom

童年的消逝

彷徨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

使女的故事

.....

Conversations With God

这本书陪伴我度过了好几个深夜，或许并不用着急一次读完、也不用在阅读时认真批注记笔记，Conversations With God 更像是我们在独自一人的时候自己内心会反复思考的问题的合集，以一种对话录的形式，自然流露出来。它关于幸福与痛苦、生命和死亡、理性与宗教、爱与恨、好与坏，谈论我们生活中最最平凡细小的例子，但为我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提供了全新角度。

在这里分享里面关于 the meaning of life 的一段话：“The deepest secret is that life is not a process of discovery, but a process of creation. You are not discovering yourself, but creating yourself anew. Seek, therefore, not to find out Who You Are, seek to determine Who You Want To Be.”

如果你也有偶然某个时刻对未来感到迷茫，对现在感到不甘、对过去感到惆怅，那就先试试找朋友聊聊天，再在某个周末的夜晚瘫在家里小沙发上翻开这本书叭！

@ 匿名

我们的身份与成就到底是否存在？

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 《暗店街》

“我的过去，一片朦胧。”主人公是个忘记了过往生活中的一切的人，用整本书的时间

用整本书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身份，屡屡失败，但还是不断努力，充满希望。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感受到我印象中一个“失去身份的人”的艰难痛苦，于是我又从头开始读了一遍。第二次读到上次停下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方才意识到，也许“失去身份的人”这个设定与我们也并没有太大区别，我们每个人都是所谓的“海滩人”：我们的脚印也许会留在沙子上，但也只是暂时，海浪涌上来，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曾来过。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身份，都只是一些符号。如果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任何的符号，那么这个“人”，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存在的。

每本书对于每个读者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我的感想不是这本书的全部，但以上就是我联系自身经历对这本书的拙见。这本书还有一些历史背景与其相关的社会批判性意义，十分推荐大家去阅读。

在这篇文章分享朋友们的书单与感悟，是想让大家感受到选择的多样性、更了解自己
想读什么类型、什么主题的书。当然，
图书榜单不是为了用大数据、用大众的选择来束缚个人的选择，也希望大家不要从众去看自己不感兴趣的
书。一切皆以兴趣为主，才能看的开心、自然地爱上阅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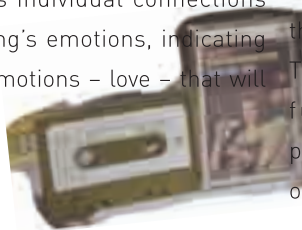
I Will



Lead-In &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

"Death leaves a heartache no one can heal; love leaves a memory no one can steal." For all is nature, for all is life. When we are grieving for what is already gone, usually there is a tree hole where we leave behind our sorrow and pleasure, as a secret or motivation that accompanies the rest of life. This tree hole, or a little souvenir, demonstrates our spiritual connections to the people or events that we cannot feel at ease...

Directed by Mark Romanek, the 2010 published film *Never Let Me Go* demonstrates the protagonist Kathy's grief and longing for the pleasant memories of her innocence. Living under the identity of a clone, Kathy exhibits 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s to the real human beings, which she is not supposed to capture and feel. The film depicts the clones who are going to donate their organs in the future and complete their life after several donations, following Kathy's memories chronologically. *Never Let Me Go* exhibits the significance of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black cassette tape, appearing several times in the movie, symbolizes a tree hole for Kathy, accompanying her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after her best friends gone. Yet, the cassette tape also reveals Kathy's individual connections to the real being's emotions, indicating the profound emotions – love – that will never leave.



II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SYMBOLISM OF THE CASSETTE TAPE

The cassette tape symbolizes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real" human beings for Kathy, the protagonist. Kathy is a clone and not allowed to have a child in the future. Listening to the cassette tape, Kathy enjoys the complacent moment to feel the warmth between the mother and child. The maternal love, a crucial part of our humanity, gives Kathy contentedness, as she can approach the emotions of "real" humans. When she listens to the cassette tape, Kathy envisions "holding an imaginary baby to my breast". The imagery baby provides her with a peaceful moment to feel like a mother, which she would never have



opportunities to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 she will become an organ donor to real human beings and die for her donation. Kathy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song when she hums softly "Oh baby, baby, never let me go". Without clear lyrics referring to a mother's affection for her child, Kathy prefers to understand the lyrics as a mother's imploration for keeping her child. This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 indeed, indicates her belief in complex maternal love – affection for the child yet fear of losing the child. Kathy's interpretation breaks the limit of the emotional bond under which a clone is designed as a clone since a clone does not have a mother or family. The cassette tape with the song connects her to the maternal love of real hum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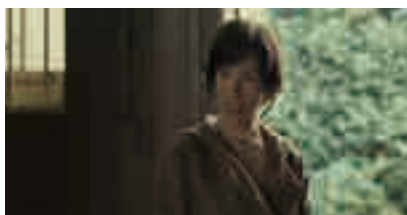
The cassette tape with the song also functions as a shelter for Kathy's psychological lonesomeness from the loss of her carefree childhood and the friendship

with Tommy and Ruth back in Hailsham. After both Tommy and Ruth accomplished their mission as cloned organ donors, Kathy is left with no friends. However, this cassette tape functions as an intimate friend accompanying her all the time. Kathy recounts that she "sway about slowly in time to the song" when she plays the cassette tape in her private room, and "then realizes I wasn't alone", as sweet memories with Tommy and Ruth flashback in her mind. The cassette harbors her with warmth and accompanies her through the rest of her life. In the novel, when Tommy and Ruth die, Kathy preserves the cassette as a gift that "is one of my most precious possessions". The cassette tape with joyful childhood memories functions as an old friend and emotional guarding angel till the day fate calls for her. This tape comforts her and provides her psychological support when she feels lonely.



For Madame, the cassette tape, in contrast to Kathy's physical and mental dependence, symbolizes the cruel and harsh world of cloning human beings. Madame, though being a proponent of cloning technology, puts her efforts into the humanitarian treatment of cloning students in Hailsham. Madame comes to realize the inevitable suffering that these cloned children bear towards the end of their short lives when she witnesses Kathy's reaction to the song – feeling complacent as a mother. During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hy and Tommy, Tommy suggests that "when she saw you dancing, holding your baby, she was crying, and thought

it was tragic” , which reveals Madame’s sympathy towards Kathy for she cannot enjoy a warm life with a child. Madame’s revelation on the cassette tape indicates the harsh reality of cloning human beings, separating their fates from normal humans. The contentedness and fancy imagination the tape brings to Kathy contrasts starkly with Madame’s sorrow yet sober recognition, symbolizing the cruel and unequal cloning world.



In a deeper sight, the cassette tap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pth of human love – love between friends, love of life, and love that belongs to real human beings. The love of friendship between Tommy and Kathy is embodied in the process of finding the cassette tape, which becomes more insightful and precious when Tommy was gone after his final donation. In the novel, after Kathy lost her cassette tape, Tommy tries his best to find the tape for her. For Tommy and Kathy, the tape is much more than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 in Hailsham, but a manifesto for their eternal love and a symbol of what it means to “Never Let [someone] Go”. The cassette tape reminds Kathy that Tommy accompanies her through her life though he physically has gone. The humanitarian love is enhanced when Kathy imagines a baby in her warm embrace while listening to the cassette tape with the song “Never Let Me Go” on it. This scene is touching because in this extreme world, despite the cursed fate of the clone children, these children would not give up on each other. Fate could win over pure love and connections. Their bond relates to words, love, trust, support, and fate,

which are documented in this cassette tape.



THE SETTING OF CHARACTERS

In *Never Let Me Go*, the characters are not usual people; instead, they are clones who are going to become organ donors when they grow up and finally die for their destiny. Yet this identity can emphasize the purpose of the work.

“There are things I am more interested in than the clone thing,” said Kazuo Ishiguro in an interview about his work *Never Let Me Go*. For example, “How are the clone trying to find their place and make sense of their lives?” Ishiguro’s question about what matters most as we move through life sheds ligh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pth of human love and friendship instead of focusing on ethical controversy over human cloning. Love and friendship presumably are the few things that we would not forget, even if the world changed significantly. Our need for them is so strong that even a flash of specific scenes takes us to embrace those we love. This setting tells us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 – even if human beings are designed or created – we are still trying to keep our life in its original way. Instead of other work that shows people’s rebellions against their identities being controlled, *Never Let Me Go*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friendship and love that we would never let go. Probably,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human being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s in the nature, and the treasure that we should keep all the time. Th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lone is somehow critical and cruel, concern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our treasure – love and friendship. The characters do not

worry about their identities neither rebel against their fates, making their life more peaceful and worthy. Since their life are temporary, they know better how to keep pleasure and support each other until the end of life, which is another touching theme in the movie.

III Conclusion

In *Never Let Me Go*, the cassette tape symbolizes Kathy’s physical and emotional bonds to real human beings, providing her space to remember a pleasant and innocent childhood with her best friends Tommy and Ruth. Though these children’s fates pre-determine them to someday donate all their organs to a mysterious host, they still find ways to enjoy their lives and cherish their friends, approaching a life that looks more similar to the lives of “real” human beings. The humanitarian bonds between these cloned children cause us to contemplate: what is the crucial and precious thing in our transitory life? The humanity coded in our genes is our cassette. Therefore, whatever cruelty fate decides to play on us, we need our “cassette” to support us physically and emotionally. We may have our differences, opinions, and values towards the world, but our humanity is the backbone of human society. With humanity,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world.

Written by Tina 邱桐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校刊